

傷逝

魯迅著



短篇小說傑作集

貴陽直務同人讀書會

惠存

貴陽

存于貴陽



目次

魯迅傳略

故鄉

傷逝

茅盾傳略

創造

詩與散文

沈從文傳略

我的教育

第 中 文 第 一 卷

1031
44

魯 迅

傳 略

(自叙)「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紹興府越縣的一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張，種下人

，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她人既，在我幼小時，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災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位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于連極少的學費也無從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到尋常學校的學校去，因為我並不肯學做學友攻訐人。——這是我那寂寞了的做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階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炮兵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陸軍學堂去學武備，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陸軍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回國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用冰細菌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Semmelweis)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被殺，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業，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幾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于，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那時我是二十九歲。

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轉走出，到紹興中學去做教務長，會五

以，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先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政府就派我去做部員；移入北平，一直到現在。我幾年，我還被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聽了我的朋友汪之國的勸告，做幾篇在青年年上的。這時採用「魯迅」的筆名（*Lu Xun*）；也常用別的名字，寫一點短論。現在翻印成書的只有「木犀篇小說集」，其餘選放在幾種雜誌上。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

作品 短篇創作集有呐喊及彷徨，前者包含短篇小說十五篇，自一九一八年的狂人日記起，至一九二二年的不肖山止。其中的阿Q正傳有魯迅氏的英文譯，王若霜氏（*W. S. Vassiliev*）的俄文譯，歐陽敏的法文譯。後者包含短篇小說十一篇，自一九二四年的亂離起，一九二五年的隱士止。

論文集有墳（1907—1925），小品文有野草（1924）華蓋集（1925—1926）華蓋集續編（1926），而已集（1917）自敘傳有朝華夕拾。著有「中國小說史略」。

翻譯，有特色的書（或翻譯範圍）一個青年的夢（日本武者小波實寫），工人被壓碎夫（俄國阿志巴級夫），雙羅先實量試驗，苦難的象徵（日本阿川白村，出了乳牙之塔（日本阿川白村），月下觀燈，斷髮後（俄國亞那卡爾斯）斷髮（俄國力汗格夫），文藝與批評（俄國亞那卡爾斯），現代新興文學的動向（日本片上神）漢城（俄國維克地夫）。

譯者有：廖沫沙譯集，小波實譯集等。

故鄉

魯迅

我買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

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嗎？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

我這次是專爲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

，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正在說那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姪兒宏兒。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母親說。

「是的。」

「還有閩士，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你一回面。我已經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來了。」

這時候，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

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頂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撞儘力的刺去，那撞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這少年便是閩士。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這祭祀，說是三十多年纔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正月裏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個忙月（我們這里給人做工的分三種：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年；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種地，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的兒子閩士來管祭器的。

我的父親允許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早聽到閩士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彷彿年紀，閩士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閩士。他是能裝諛捉小烏雀的。

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閩士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我，閩士來了，我便飛跑的去。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

我們便熟識了。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麼，只記得閩士很高興，說是上城之後，見了許多沒有見過的新東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攜鳥。他說：

「這不能。須大雪下了纔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推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喫時，我遠遠地將縛在簍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墮在竹匾下了。什麼都有：鴉雞，角雞，鶉鴉，藍背……」

我於是又很盼望下雪。

閩士又對我說：

「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里來。我們日裏到海邊檢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麼？」

「不是。走路的大口渴了摘一個瓜喫，我們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攬豬，剿蠅，搶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滾在咬瓜子。你便捏了胡叉，輕輕地走去……」

我那時並不知道這所謂種的是怎麼一件東西——便是現在也沒有知道——只是無端覺得狀如小狗面很凶猛。

「他不咬人麼？」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撞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儘向你奔來，反從膝下竄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我先前單知道他在水果店裏出賣罷了。

「我們沙地裏，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兩個腳……」

阿！閩土的心裏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一些事，閩土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裏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過去了，閩土須回家裏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裏，哭着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他後來還託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枝很好看的烏毛，我也會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現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似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

的美麗的故鄉了。應聲說：

「這好極了！他，——怎樣？……」

「她？……他景況也很不如意……」母親說着，便向房外看，「這些人又來了。說是良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親站起身，出去了。門外有幾個女人的聲音，我便招宏兒走近面前，和他閒話：問他「可會寫字，可願意出門。」

「我們坐火車去麼？」

「我們坐火車去。」

「船呢？」

「先坐船，……」

「哈！這樣樣了！鬍子這麼長了！」一種尖利的怪聲突然大呼起來。

我喫了一嚇，趕忙抬起頭，却見一個凸額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

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腳伶仃的圖規。

我愕然了。

「不認識了麼？我這揸過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親也就進來，從旁說：

「他多年出門，統忘却了。你該記得罷，」他向着我說，「這是斜對門的楊二嫂……開豆腐店的。」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時候，在斜對門的豆腐店裏確乎終日坐着一個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額骨沒有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着，我也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時人說：因為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但這大約因為年齡的關係，我却並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圓規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彷彿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冷笑說：

「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

「那有這事……我……」我惶惑着，站起來說。

「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闊了，變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着。」

「我並沒有闊哩。我須臾了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闊？嚇，什麼都瞞不過我。」

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圍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我一面應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這樣的過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氣很冷的午後，我喫過午飯，坐着喝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出驚，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進來的便是閩士。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閩士，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閩士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

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麼說纔好，只是說：

「阿！閩土哥，——你來了？……」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雞，跳魚兒，貝殼，槍；……但又總覺得說什麼擔着似的，單在腦裏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却没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廿年前的閩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出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閔士說。

「阿。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哥弟弟呼麼？這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阿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閔士說着，又叫水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緊緊的只貼在他背後。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却鬆鬆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閔士坐，他遲疑了一回，終於就了坐，將長烟管靠在桌旁，遞過紙包來，說：

「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乾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屋的，請老爺……」

我問問他的景况。他只是搖頭。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帶忙了，却總是喫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

，却又形容不出，沈默了片時，便拿起烟管來默默的吸烟了。

母親問他，知道他的家裏事務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沒有喫過午飯，便叫他自己到廚下炒飯喫去。

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嘆息他的景况：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害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母親對我說，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下午，他揀好了幾件東西：兩條長桌，四個椅子，一副香爐和燭臺，一桿拍秤。他又把所有的草灰（我們這裏煮飯是燒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們啓程的時候，他用船來載去。

夜間，我們又談些閒天，都是無關緊要的話：第二天早晨，他就領了水生回去了。

又過了九日，是我們啓程的日期。閩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沒有同來，却只帶着一個五歲的女兒管船隻。我們終日很忙，再沒有談天的工夫。來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東西的，有送行錢拿東西的。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這老屋裏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已經一掃而空了。

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遠蒼退向船後梢去。

宏兒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滾滾的風景，他忽然問道：

「大伯！我們甚麼時候回來？」

「回來？你怎麼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可是，水生約我到他家去玩咧……」他睜着大的黑眼睛，癡癡的想。

我和母親也都有些惘然，於是又提起閩土來。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該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裏，掏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閩土埋着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裏去；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便拿了那狗氣殺（這是我們這里養雞的器具，木盤上面有着柵欄，內盛食料，雞可以伸進頭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着這麼高底的小腳，美聽得這樣快。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却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親和宏兒都睡着了。

我聽着，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閩土隔絕到這地步，

但我們的後邊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恹恹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閩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暗暗地裏笑他，以爲他還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却。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製的偶像麼？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茫遠罷了。

我在藤廳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傷逝

魯迅

《華蓋集》消生的手記

(一九二一年一月)

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爲子君，爲自己。

會館裏的被遺忘在偏僻裏的破屋是這樣地寂靜和空虛。時光過得真快，我愛子君，仗着她逃出這寂靜和空虛，已經滿一年了。事情又這麼不湊巧，我重來時，偏偏空着的又只有這一間屋。依然是這樣的破窗，這樣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樹和老紫藤，這樣的窗前的方桌，這樣的敗壁，這樣的靠壁的板牀。深夜中獨自躺在牀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過去一年中的時光全被消滅，全未有過，我並沒有曾經從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創立了滿懷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這寂靜和空虛是並不這樣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來。在久待的焦躁中，一聽到皮鞋的高底尖觸着磚路的清響，是怎樣地使我驟然生動起來呵！於是就看見帶着笑滿的蒼白的圓臉，蒼白的瘦的臂膀，布的有條紋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

盤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樹的新葉來，使我看見，還有掛在鐵似的老幹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現在呢，只有寂靜和空虛依舊，子君却決不再來了，而且永遠，永遠地！……

子君不在我這破屋裏時，我什麼也看不見。在百無聊賴中，隨手抓過一本書來，科學也好，文學也好，橫豎什麼都一樣；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覺得，已經翻了十多頁了，但是毫不記得書上所說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震，彷彿聽到大門外一切往來的履聲，從中便有子君的，而且發覺地逐漸臨近，——但是，往往又逐漸渺茫，終於消失在別的步伐聲的雜沓中了。我曾惡那不像子君鞋聲的穿布底鞋的長班的兒子，我曾惡那太像子君鞋聲的常常穿著新皮鞋的鄰院的撐雪花膏的小東西！

莫非她翻了車麼？莫非她被電車撞傷了麼？……

便取了一溜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經當面罵過我。

驀然，她的鞋聲近來了，一步響於一步，迎出去時，却已經走過紫藤棚下，臉上帶着微笑的酒窩。她在地叔子的家裏大約並未受氣；我的必宿帖了；默默地相視片時之後，破屋裏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

談雪萊……她總是微笑點頭，兩眼裏瀰漫着稚氣的好奇的光澤。壁上就釘着一張銅板的雪萊半身像，是從雜誌上裁下來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張像。當我指給她看時，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頭，似乎不好意思了。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還未脫盡舊思想的束縛，——我後來也想，倒不如換一張雪萊淹死在海裏的紀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罷；但也終於沒有換，現在是連這一張也不知那里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中：這是我們交際了半年，又談起她在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親時，她默想了一會之後，分明地，堅決地，沈靜地說了出來的話。其時是我已經說盡了我的意見，我的身世，我的缺點，很少隱瞞；她也完全了解了的。這幾句話很震動了我的靈魂，此後許多天還在耳中發響，而且說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國女性，並不如歷世家所說那樣的無法可施，在不遠的將來，便要看見胡蝶的曙色的。

送她出門，照例是相離十多步遠；照例是那點魚鰾的老東西的臉又緊貼在靜的窗玻璃上了，連鼻尖都擠成一個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裏的那小東西的臉，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邪視地驕傲地走了，沒有看見；我驕傲地回來。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澈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腦裏，比我還淺澈，堅強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於她能算什麼東西呢？

我已經記不清那時怎樣地將我的純真熱烈的愛表示給她。豈但現在，那時的事後便已模糊，夜間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斷片了；同居以後一兩月，便連這些斷片也化作無可追憶的夢影。我只記得那時以前的十幾天，曾經很仔細地研究過表示的態度，排列過措辭的先後，以及倘或遭了拒絕以後的情形。可是臨時似乎都無用，在慌張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電影上見過的方法了。後來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惡，但在記憶上却偏只有這一點永遠留遺，至今還如時室的孤燈一般，照見我含淚握着她的手，一條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語舉動，我那時就沒有看得分明；僅知道她已隱允許我了。但也還彷彿記得她臉色變成青白，後來又漸漸轉作緋紅，——沒有見過，也沒有再見的緋紅；孩子似的眼裏射出悲喜，但是夾着驚疑的光，雖然力避我的視線，張皇地似乎要破窗飛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經允許我了，沒有知道她怎樣說或是沒有說。

她却是什麼都記得：我的言辭，竟至於讀熟了的一般，能夠滔滔背誦；我的舉動，就如有一張我所看不見的影片掛在眼下，敘述得如生，很細微，自然連那使我不願再想的淺薄的

電影的一閃。夜闌人靜，是相對溫習的時候了，我當是被質問，被考驗，並且致命複述當時的言語，然而常須由她補足。由她糾正，像一個丁等的學生。

這溫習後來也漸漸稀疏起來。但我只要看見她兩眼注視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於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窩也沉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舊課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電影的一閃。但我又知道，她一定要看見，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她並不覺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為可笑，甚而至於可鄙的，她也並不以為可笑。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她愛我，是這樣地熱烈，這樣地純真。

去年的暮春是最為幸福，也是最為忙碌的時光。我的心平靜下去了，但又有別一部分和身體一同忙碌起來。我們這時總在路上同行，也到過幾回公園，最多的是尋住所。我覺得在路上時時遇到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縮，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驕傲和反抗來支持。她却是大無畏的，對於這些全不關心，拉鎮靜地緩緩前行，坦然如入無人之境。

尋住所實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託辭拒絕，小半是我們以為不相宜。起先我們選擇得很苛刻，——也非苛刻，因為看去大抵不像是我們的安身之所；後來，便只要他們能相容了。

看了二十多處，這纔得到可以暫且敷衍的處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裏的兩間南屋；主人是一個小官，然而倒早明白人，自住着正屋和廂房。他只有夫人和一個不悞週歲的女孩子，僱一個鄉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極其安閒幽靜的。

我們的家具很簡單，但已經用去了我的籌來的款子的大半；子君還賣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環。我攔阻她，還是定要賣，我也就不再堅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給她加入一貳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子，她早經鬧開，至於使他氣憤到不再認她做姪女；我也陸續和幾個自以爲忠告，其實是替我騰柱，或者竟是嫉妬的朋友絕了交。然而這倒很清靜。每日辦公散後雖然已近黃昏，車夫又一定走得這樣慢，但究竟還有二人相對的時候。我們先是沈默的相視，接着是放懷而親密的交談，後來又是沈默，大家低頭沈思着，却並未想着什麼事。我也漸漸清醒地認識了她的身體，她的靈魂，不過三星期，我似乎於她已經更加了解，揭去許多先前以爲了解而現在看來却是隔膜，即所謂真的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潑起來。但她並不愛花，我在廟會時買來的兩盆小草花，四天不澆，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沒有照顧一切的空暇。然而她愛動物，也許是從官太太那里傳染的罷，不一

月，我們的眷屬便驟然加得很多，四隻小油雞，在小院子裏和房主人的十多隻在一同走。但她們却認識雞的相貌，各知道那一隻是自家的。還有一隻花白的叭兒狗，從廟會買來，記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給他另起了一個，叫作阿隨。我說叫他阿隨，但我不喜歡這名字。

這是真的，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我和子君說起這，她也領會地點點頭。

唉，那是怎樣的甯靜而幸福的夜呵！

安甯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這樣的安甯和幸福。我們在會館裏時，還偶有議論的衝突和意思的誤會，自從到吉兆胡同以來，連這一點也沒有；我們只在燈下對坐的懷舊懷中，回味那時衝突以後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樂趣。

子君竟胖了起來，臉色也紅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務便連談天的工夫也沒有，何況讀書和散步。我們常說，我們總得僱一個女工。

這就使我也一樣地不快活，傍晚回來，常見她包圍着不快活的顏色，尤其使我不樂的是她要裝作勉強的笑容。幸而探聽出來了，也還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鬪，導火線便是兩家的小油雞。但又何必硬不告訴我呢？人總該有一個獨立的家庭。這樣的處所，是不能居住約。

我的路也鑄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裏便坐在辦公桌前

鈔，鈔，鈔些公文和信件；在家裏是和地相對或幫她生白饅子，煮飯，蒸饅頭。我的學會了煮飯，就在這時候。

但我的食品却比在會館裏時好得多了。做菜雖不是子君的特長，然而她於此却傾注着全力；對於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同操心，來算作分甘共苦。況且她又這樣地終日汗流滿面，短髮都粘在額上；兩隻手又只是這樣地粗糙起來。

況且還要餵阿隨，餵油雞，……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我曾經忠告她：我不喫，倒也罷了；却萬不可這樣地操勞。她只看了我一眼，不開口，神色却似乎有點茫然；我也只好不開口。然而她還是這樣地操勞。

我所豫期的打擊果然到來。雙十節的前一晚，我默坐着，她在洗碗。聽到打門聲，我去開門時，是局裏的信差，交給我一張油印的紙條。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燈下去一看，果然，印着的就是一——

奉

局長論史捐生着毋庸到局辦事

秘書處啓

十月九號

這在會館裏時，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長的兒子的賭友，一定要去添些謠言，設法報告的。到現在纔發生效驗，已經算是很晚的了。其實這在我不能算是一個打擊，因為我早就決定：可以給別人去鈔寫，或者教讀，或者雖然費力，也還可以譯點書，況且自由之友的總編輯便是見過幾次的熟人，兩月前還通過信。但我的心却跳躍着。那麼一個無畏的子君也變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來似乎也較為怯弱了。

「那算什麼。哼，我們幹新的。我們……。」她說。

她的話沒有說完；不知怎地，那聲音在我聽去却只是浮浮的；燈光也覺得格外黯淡。人們真是可笑而動物，一點極微末的小事情，便會受着很深的影響。我們先是默默地相視，逐漸商量起來，終於決定將現有的錢竭力節省，一面登「小廣告」去尋求鈔寫和教讀，一面寫信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說明我目下的遭遇，請他收用我的譯本，給我帶一點艱辛時候的忙。

「說做，就做罷！來開一條新的路！」

我立刻轉身向了書案，推開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送過那黯淡的燈來。我先寫廣告；其次是選定可譯的書，遷移以來未曾翻閱過，每本的頭上都滿漫着灰塵了；最後纔寫信。

我很費踴躍，不知道怎樣措辭好，當停筆凝思的時候，轉眼去一瞥她的臉，在昏暗的燈光下，又很見得凄然。我真不料這樣微細的小事情，竟會給堅決的，無畏的子君以這麼顯著的變化。她近來實在變得很怯弱了，但也並不是今夜纔開始的。我的心因此更擾亂，忽然有安甯的生活的影像——會館裏的破屋的寂靜，在眼前一閃，剛剛想定睛凝視，却又看見了昏暗的燈光。

許久之後，函也寫成了，是一封頗長的信；很覺得疲勞，彷彿近來自己也較為怯弱了。於是我們決定，廣告和發信，就在明日一同實行。大家不約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無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堅忍強毅的精神，還看見從新萌芽起來的將來的希望。

外來的打擊其實倒是振作了我們的新精神。局裏的生活，原如烏販子手裏的禽鳥一般，僅有一點小米維繫殘生，決不會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痺了翅子，即使放出籠外，早已不能奮飛。現在總算脫出這牢籠了，我從此要在新的開闊的天空中翱翔，趁我還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動。

小廣告是一時自然不會發生效力的；但譯書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過，以為已經懂得的，一動手，却疑難百出了，進行得很慢。然而我決計努力地做，一本全新的字典，不到半月

，邊上便有了大片烏黑的指痕；這就證明着我的工作的切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曾經說過，他的刊物是決不會埋沒好稿子的。

可惜的是我沒有一間靜室，子君又沒有先前那麼幽默，善於體貼了，屋子裏總是散亂着碗碟，瀰漫着煤煙，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這自然還只能怨我自己無力設一間書齋。然而又加以阿隨，加以油雞們。加以油雞們又大起來了，更容易成爲兩家爭吵的引線。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喫飯；子君的功業，彷彿完全建立在這喫飯中。喫了饑饉，籌來喫飯；還要餓阿隨，餵油雞；她似乎將先卓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橋思就常常爲了這催促喫飯而打斷。即使在坐中給與一點怒色，她總是不改變，仍然毫無感觸似的大嚼起來。

使明白了我的作工不能受規定的喫飯的束縛，就費去五星期。她明白之後，大約很不高興罷，可是沒有說。我的工作果然從此較爲迅速地進行，不久就共譯了五萬言，只要潤色一回，便可以 and 做好的兩篇小品一同寄給自由之友去。只是喫飯却依然給我苦惱。菜冷，是無妨的，然而竟不夠；有時連飯也不夠，雖然我因爲終日坐在家裏用腦；飯量已經比先前要減少得多。這是先去餵了阿隨了，有時併那近來連自己也輕易不喫的羊肉。她說，阿隨

實在瘦得太可憐，房東太太還因此嗤笑我們了；她受不住這樣的奚落。

於是喫我殘飯的便只有油雞們。這是我積久纔看出來的，但同時也如赫胥黎的論定「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一般，自覺了我在這里的位置；不過是叭兒狗和油雞之間。

後來，經多次的抗爭和催逼，油雞們也逐漸成爲肴饌，我們和阿隨都享用了十多日的鮮肥；可是其實都很瘦，因爲他們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幾粒高粱了。從此便清靜得多。只有子君很頹唐，似乎常覺得悽苦和無聊，至於不大願意開口。我想，人是多麼容易改變呵！

但是阿隨也將留不住了。我們已經不能再希望從什麼地方會有來信，子君也早沒有一點食物可以引牠打拱或直立起來。冬季又逼近得這麼快，火爐就要成爲很大的問題；牠的食量，在我們其實早是一個極易覺得的很重的負擔。於是連牠也留不住了。

倘使插了草標到廟市去出賣，也許能得幾文錢罷，然而我們都不能，也不願這樣做。終於是用包袱蒙著頭，由我帶到西郊去放掉了，還要追上來，便推出一個並不很深的土坑裏。

我一回寓，覺得又清淨得多了；但子君的悽慘的神色，却使我很喫驚。那是沒有見過的神色，自然是爲阿隨。但又阿至於此呢？我還沒有說起推在土坑裏的事。

到夜間，在她的悽慘的神色中，加上冰冷的分子了。

「奇怪。——子君，你怎麼今天這樣見了？」我忍不住問。

「什麼？」她連看也不看我。

「你的臉色……。」

「沒有什麼，——什麼也沒有。」

我終於從她言動上看出，她大概已經認定我是一個忍心的人。其實，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雖然因為驕傲，向來不與世交來往，遷居以後，也疏遠了所有舊識的人，然而只要能遠走高飛，生路還寬廣得很。現在忍受着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半倒是爲她，便是放掉隨，也何嘗不如此。但子君的諛見却似乎只是淺薄起來，竟至於連這一點也想不到。

我揀了一個機會，將這些道理暗示她；她傾會似的點頭。然而看她後來的情形，她是沒有懂，或者是並不相信的。

天氣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里去呢？大道上，公園裏，雖然沒有冰冷的神情，冷風究竟也刺得人皮膚欲裂。我終於在通俗圖書館裏覓得了我的天堂。

……裏面須買票；閱覽室裏又裝着兩個鐵火爐。縱使不過是燒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爐，但

單是看見裝着牠，精神上也就總覺得有些溫暖。書却無可看；舊的陳腐，新的是幾乎沒有的。

好在我到那里去也並非爲看書。另外時常還有幾個閑人，多則十餘人，都是單薄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書；作爲取暖的口實。這於我尤爲合式。道路上容易遇見閒人，得到輕蔑的一瞥，但此地却決無那樣的橫禍，因爲他們是永遠圍在別的鐵鏈旁，或者坐在自家的白鐵邊的。

那里雖然沒有書給我看，却還有安閒容得我想。待到孤身枯坐，回憶從前，這纔覺得大半年來，只爲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所要談的全盤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愛纔有所附麗。世界上並非沒有爲了奮鬥者而問的活路；我也還未忘却翅子的扇動，雖然比先前已經頹唐得多……

屋子和煮着漸漸消失了，我看見怒濤中的漁夫、戰壕中的兵士、塵託軍中的貴人；洋場上的投機家，深山密林中的豪傑，講臺上的教授，昏夜的運動者和深夜的幽兒……子胥，——不在近旁。她中勇氣都失掉了，只爲着阿隨悲憤，爲着做假出神；然而奇怪的是伊也並不怎樣瘦損……

冷了起來，火爐裏的不死不活的幾片硬煤，也終於燒盡了，已是閉館的時候。又須回到吉兆胡同，傾倒冰冷的顏色去了。近來也間或遇到溫暖的神情，但這却反而增加我的苦痛。記得有一夜，子君的眼裏忽而又發出久已不見的朝氣的光來，笑着和我談到現在會館時候的情形，時時又很帶些恐怖的神色。我知道我近來的超過她的冷漠，已經引起她的憂疑來，只得也勉力談笑，想給她一點慰藉。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臉，我的話一出口，却即到變為空虛，這空虛又即刻發生反響，回向我的耳目裏，給我一個難堪的惡毒的冷嘲。

子君似乎也覺得的，從此便失掉了她往常的麻木似的鎮靜，雖然竭力掩飾，總還是時時露出憂疑的神色來，但對我却溫和得多了。

我要明告她，但我還沒有敢，當決心要說的時候，看見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只得暫且改作勉強的歎容。但是這又即刻來冷嘲我，併使我失却那冷漠的鎮靜。

她從此又開始了往事的溫習和新的考驗，逼我做出許多虛偽的溫存的答案來，將溫存示給她，虛偽的草稿便寫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漸被這些草稿填滿了，常覺得難於呼吸。我在苦惱中常常想，說真實自然須有極大的勇氣的；假如沒有這勇氣，而苟安於虛偽，那便不能開闢新的生路的人。不獨不是這個，連這人也未嘗有！

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極冷的早晨，這是從未見過的，但也許是從我看來的怨色。我那時冷冷地氣憤和暗笑了；她所磨練的思想和空虛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一個空虛，而對於這空虛却並未自覺。她早已什麼齊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拋着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於戰鬥，只得一同滅亡。

我覺得新的希望只在我們的分離；她應該決然捨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幸而是早晨，時間正多，我可以說我的真實。我們的新的道路的開闢，便在這一道。

我和她閒談，故意地引起我們的往事，提到文藝，於是涉及外國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荷拉，海的女人。稱揚荷拉的吳決……也還是去年在會館的破屋裏講過的那些話，但現在已經變成空虛，從我的嘴傳入自己的耳中，時時疑心有一個隱形的壞孩子，在背後惡意地對毒地擊舌。

她說有點頭答應着傾聽，後來沈默了。我也就斷續地說完了我的話，連餘音都消失在虛空中了。

「是的。」她又沈默了一會，說，「但是，……消生，我覺得你近來很兩樣了。可是的？你，——你老實告訴我。」

我覺得這似乎給了我當頭一擊，但也立即定了神，說出我的意見和主張來：新的路的開闢，新的生活的再造，爲的是免得一同滅亡。

臨末，我用了十分的決心，加上這幾句話——

「……況且你已經可以無須顧慮，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實說；是的，——是不該虛僞的。我老實說罷：因爲，因爲我已經不愛你了！但這於你倒好得多，因爲你更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

我同時豫期着大的事故的到來，然而只有沈默。她臉色陡然變成灰黃，死了似的；瞬間便又蘇生，眼裏也發了稗氣的閃閃的光澤。這眼光射向四處，正如孩子在飢渴中尋求着慈愛的母親，但只在空中尋求，恐怖地迴避着我的眼。

我不能看下去了，幸而是早晨，我冒着寒風逕奔通俗圖書館。

在那里看見自由之友，我的小品文都登出了。這使我一驚，彷彿得了一點生氣。我想，生活的路還很多，——但是，現在這棋也還是不行的。

我開去去訪問久已不相聞問的熟人，但這也不過一兩次；他們的屋子自然是暖氣的，我在骨髓中却覺得寒冽。夜間，便蟄伏在比冰還冷的冷屋中。

冰的針刺着我的靈魂，使我永遠苦於麻木的疼痛。生活的路還很多，我也還沒有忘却翅子的扇動，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

在通俗圖書館裏往往瞥見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橫在前面。她勇猛地覺悟了，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我便輕如行雲；漂洋空際，上有蔚藍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廣廈高樓，戰場，摩托車，洋場，公館，晴明的鬧市，黑暗的夜晚……。

而且，真的，我豫感得這新生面便要索到了。

我們總算度過了極難忍受的冬天，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惡作劇的壞孩子的手裏一般，被繫着綫線，儘情玩弄，虐待，雖然幸而沒有送掉性命，結果也還是躺在地上，只帶着一個遲早之間。

寫給自由之友沈從文已經有三封信，還沒得到回信，信封裏只有兩張五分；兩角和三角的。我却單是催，郵用了九分的郵票，一天的包飯，又雪白換給於己一無所得的空虛了。

然而覺得要來的事，却終於來到了。

這是冬春之交的事，風已沒有這麼冷，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待到回家，大概已經昏黑。就在這樣一個昏黑的晚上，我照常沒精打采地回來，一看見寓所的門，也照常更加喪氣，使腳步放得更緩。但終於走進自己的屋子裏了，沒有燈火；摸火柴點起來時，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

正在錯愕中，官太太便到窗外來叫我出去。

「今天子君的父親來判這里，將她接回去了。她很簡單地說。」

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腦後受了一擊，無言地站着。

「她去了產？」過了些時，我只問出這樣一句話

「她去了。」

「她——她可說什麼？」

「沒說什麼。單是託我見你回來時告訴你，說她去了。」

我不信；但是屋子裏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我獨着各處，尋覓子君；只見幾件破舊而黯淡的家具，都顯得極其清疏，在證明着牠們毫無隱匿一人一物的能力。我轉念尋信或她留下

的字迹，也沒有；只是鹽和乾辣椒，麵粉，半株白菜，却聚攏在一處了。旁邊還有幾十枚銅元。這是我們兩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現在她就鄭重地將這留給我一個人，在不言中，教我藉此去維持較久的生活。

我似乎被周圍所排擠，奔到院子中間，有昏黑在我的周圍；正屋的紙窗上映出明亮的燈光，他們正在逗着孩子玩笑。我的心也沈靜下來，覺得在沈重的追壓中，漸漸隱約地現出脫走的路徑：深山大澤，洋場，電燈下的盛筵，凝滯，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刀的一擊，毫無聲響的脚步……。

心地有些輕鬆，舒展了，想到旅費，並且噓一口氣。

縮着，在合着的眼前經過的豫想的前途，不到半夜已經現盡；暗中忽然彷彿看見一堆食物，這之後，便浮出一個子君的灰黃的臉來，睜了孩子氣的眼睛，懇託似的看着我。我一定神，什麼也沒有了。

但我的心却又覺得沈重。我為什麼偏不耐幾天，要這樣急急地告訴她真相的呢？現在她知道，她以後所有的只是她父親——兒女的債主——的烈日一般的嚴威和旁人的賽過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虛空。負着虛空的重擔，在嚴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謂人生的路，這是怎麼可

怕的事阿！而况這路的盡頭，又不過是——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

我不應該將真實說給子君，我們相愛過，我應該永久奉獻我的說謊。如果真實可以寶貴，這子君就不該是一個沈重的空虛。雖然當然也是一個空虛，然而臨末，至多也不過這樣沈重。

我以為將真實說給子君，她便可以毫無顧慮，堅決地毅然前行，一如我們將要同居時那樣。但這恐怕是我錯誤了。她當時的勇敢和無畏是因為愛。

我沒有負着虛偽的重擔的勇氣，却將真實的重擔卸給她了。她愛我之後，就要負了這重擔，在嚴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謂人生的路。

我想到她的死……。我看見我是一個卑怯者，應該被揷於強有力的人們，無論其真實者，虛偽者。然而她却自始至終，還希望我維持較久的生活……。

我要離開吉兆胡同，在這里是這樣的空虛和寂寞。我想，只要離開這里，子君便如還在我的身邊；至少，也如還在城中，有一天，將要出乎意表地訪我，像住在會館時候似的。

然而一切情託和實信，都是一無反響；我不得已，只好訪問一個久不問候的世交妻了。他是我伯父的幼年的同窗，以正經出名的投資，寓京很久，交游也廣闊的。

大概因為衣服的破舊罷，一登門便很遭門房的白眼。好容易去相見，也還相識，但是很冷落。我們的往事，他全都知道了。

「自然，你也不能在這里了，」他聽了我託他在別處覓事之後，冷冷地說，「但那里去呢？很難。」——你那，什麼呢？你的朋友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

我聽得沒有話。

「真的？」我終於不自覺地問。

「哈哈。自然真的。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

「但是，——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誰知道呢。總之是死了就是了。」

我已經忘却了怎樣辭別他，回到自己的寓所。我知道他是不說謊話的；子君總不會再來的了，像去年那樣。她雖是想在嚴威和冷眼中負着虛空的重擔來走所謂人生的路，也已經不能。她的命運已經決定在我所給與的真實——無愛的人間死滅了！

自然，我不能在這里了；但是「那里去呢？」

四圍是廣大的空虛，還有死的寂靜。對於無愛的人們的眼前的黑暗，我彷彿一一看見，

還聽得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

我還期待着新的東西到來，無名的，意外的。但一天一天，無非是死的寂靜。

我比先前已經不大出門，只坐臥在廣大的空虛裏，一任這死的寂靜侵蝕我的靈魂。死的寂靜有時也自己戰慄，自己退避，於是在這絕續之交，便閃出無名的、意外的，新的期待。

一天是陰沈的上午，太陽還不能從雲裏面掙扎出來，連空氣都疲乏着。耳中聽到細碎的步伐和咪咪的鼻息，使我睜開眼。大致一看，屋子裏還是空虛；但偶然看到地面，却盤旋着一匹小小的動物，瘦弱的，半死的，滿身灰土的……。

我一細看，我的心就一停，接着便直跳起來。

那是阿隨。牠回來了。

我的離開吉那胡同，也不單是爲了房主人們和他家女工的冷眼，大半就爲着這阿隨。但是，「那裏去呢？」新的生路自然還很多，我約略知道，也間或依稀看見，覺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還沒有知道跨進那裏去的第一步的方法。

經過許多回的思量と比較，也還只有會館是還能相容的地方。依然是這樣的破屋，這樣

的板牀，這樣的半枯的槐樹和紫藤，但那時我希望，歡欣，愛，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個虛空；我用真實去換來的虛空存在。

新的生路還很多，我必須跨進去，因為我還活着。但我還不知道怎樣跨出那第一步。有時，彷彿看見那生路就像一條灰白的長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來；我等着，等着，看看臨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裏了。

初春之夜，還是那麼長。長久的枯坐中記起上午在街頭所見的葬式，前面是紙人紙馬，後面是唱歌一般的哭聲。我現在已經知道他們的聰明了，這是多麼輕鬆簡截的事。

然而子君的葬式却又在我的眼前，是獨自負着虛空的重擔，在灰白的長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圍的嚴威和冷眼裏了。

我願意真有所謂鬼魂，真有所謂地獄，那麼，即使在孽風怒吼之中，我也將尋覓子君，當面說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饒恕；否則，地獄的毒蝕將圍繞我，猛烈地燒盡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將在孽風和毒蝕中擁抱子君，乞她寬容，或者使他快意……。

但是，這却更虛空於新的生路；現在所有的只是初春之夜，竟還是那麼長。我活着，我

總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過是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爲子君，爲自己。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聲，給子君送葬，葬在遺忘中。

我要遺忘；我爲自己，並且要不再想到這用了遺忘給子君送葬。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畢。(按編)

茅盾

生平

「茅盾」是中國現代文壇上一位老作家的筆名，他以前的工作大部分是在翻譯與批評方面，到了一九二七年，他纔開始創作。

一九二七年八月間，他在上海開始寫那著名的三部曲，一、動搖，二、幻滅，三、追求。以後又寫了葉紫在野寫的那五篇短篇小說：一、創造，二、自設，三、一個女性，四、詩與散文，五、曇。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七月間，又寫成一種叫做虹的長篇小說。

無疑地他是一個代表五四時代的作家了。

創造

茅盾

靠着南窗的小書桌，鋪了墨綠色的桌布，兩朵半開的紅玫瑰從書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邊探出來，宛然是淘氣的女郎的笑臉，帶了幾分「你奈我何」的神氣，冷笑着對角的一塵正襟危坐的洋菱書，牠們那種道學先生的態度，簡直使你以為一定不是脫不掉男女關係的小說。套銀墨水盒橫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潔的吸墨紙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對。紙版的一隻皮套角裹合着一封封信。那邊西窗下也有個小書桌。幾本捲皺了封面的什麼雜誌，亂丟在桌面的，把一座茶綠色玻璃三稜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桿自來水筆的筆尖吻在一張美術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頰上，其處凝結了一大點黑墨水，像是牠的愚誤，在悲傷牠的笠帽的不知去向；一隻刻鏤得很精緻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紅眼睛，怨艾地瞅着旁邊的展開一半的小紙扇，自然為的是紙扇太無禮，把牠擠倒了，——現在牠撒嬌似的橫躺著，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細線字：「網網三八初度紀念。她的親愛的丈夫君寶贈，」然而「丈夫」二字像是用刀刮過的。

織金綢面的沙發榻蹲在東壁正中的一對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發椅徹弛的侍衛。更左，直挺挺貼着牆壁的，是一口兩層的木櫥，上半層較狹，有一對玻璃門，但仍舊在玻片後襯了紫色綢。和這木櫥對立的，左右首的沙發椅之右，是一個衣架，繫着雨衣斗蓬帽子之類。再過去，便是東壁的右窗；當窗的小方桌擺着茶壺茶杯香煙盒等什物。更過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妝台了。這里有一扇小門，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橢圓大鏡門的衣櫥，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對窗前的大柚木牀，和那珠絡紗帳子，和睡在牀上的兩個人。和衣櫥成西斜角的，是房門，現在嚴密的關着。

沙發榻上亂堆着一些女衣。天藍色沙丁綢的旗袍，玄色綢的旗馬甲，白棉線織的胸襟，還有緋色的褲管口和褲腰都用寬緊帶的短褲；都捲成一團，極像是洗衣作內正待落漂白缸，想見主人脫下時的如何匆忙了。榻下露出鑲花灰色細羊皮女鞋的發光的尖頭；可是牠的同伴卻遠遠地躲在梳妝台的矮腳邊，須得主人耐煩的去找。牀右，近門處，是一個停火几，琥珀色綢罩的檯燈莊嚴地坐着，旁邊有的是：角上繡花的小手帕，香水紙，粉紙，小鏡子，用過的電車票，小銀元，百貨公司的發票，寸半大的皮面金頭滾中記事冊，寶石別針，小名片，——，凡是少婦手袋裏找得出來的小物件，都在這里了。一本展開的雜誌，靠了檯燈的支撐，

又犧牲了燈罩的正確的姿勢，異樣地直立着。檯燈的古銅座上，有一對小小的展翅作勢的鴿子，側着頭，似乎在猜詳雜誌封面的上行韻字：婦女與政治。

太陽光透過了東窗上的薄紗，灑射到桌上椅上牀上。這些木器，本來是漆的奶油色。現在都鍍上了太陽的斑剝的黃金了。突然一輛急馳的汽車的駛過的聲音——響得作怪，似乎就在樓下——驚醒了牀上人中間的一個，他睜開倦眼，身體微微一顫。濃郁的髮香。沖入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轉過頭去，看見夫人還沒醒，兩頰緋紅，像要噴出血來。身上的夾被，早已披在一邊，這位少婦現在是側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織的長及膝髁的貼身背心（Corset），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氣中了，珠絡紗籠碎了太陽光落在牠的白腿土就像是些跳動的水珠。

「太陽光已經到了牀裏，大概是不早了呵。」

君實想，又打了個呵欠。昨晚他睡得很早，夫人回來；他竟完全不知道；然而此時他還覺得很倦，無非因為今晨三點鐘醒過來後，忽然不能再睡；直到看見窗上泛出魚肚白色，纔又朦朧的像是睡着了。而且就在這半睡狀態中，也做了許多短短的不連續的夢；其中有一個，此時還記得個大概，似乎不是好兆。他重複閉了眼，回想那些夢，同時輕輕地捉住了夫人的一隻手。

夢，有人說是日間的焦慮的再現，又有人說是下意识活動。但君實以為都不是。他自說：十五歲以後沒有夢；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這句話：

「夢是不會沒有的，大概是醒後再睡時遺失了。」她常常這樣說。

「你是多夢的；不但睡時有夢，開了眼你還會做夢呵！」君實也常常這麼反駁她。

現在君實居然有了夢，他自覺是意外；並且又證明了往常確是無夢，不是遺忘。所以他努力要回憶起那些夢來。以便對夫人講。即使是這樣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輕輕放過；他不肯讓夫人在心底裏疑惑他的話是撒謊；他是要人時時刻刻信仰他聽着他，攤出全靈魂來受他的擁抱。

他輕快地吐了口氣，再睜開眼來，凝視窗紗上跳舞的太陽光；然後，沙發榻上的那團衣服吸引了他的視線，然後，迅速的在滿房間掠視一周，終於落在夫人的臉上。不知道爲什麼，這位熟睡的少婦，現在鼻尖半處，小嘴唇也閉合得緊緊的，正是昨天和君實嘔氣時的那副面目了。近來他們倆常有意見上的不合，嫻嫻對於丈夫的議論常常提出反駁，而君實也更多的批評夫人的行動；有許多批評，在嫻嫻看來，簡直是故意立異。嫻嫻的女友，李小姐，以爲這是嫻嫻近來思想進步，而君實反倒退步之故。這個論爭嫻嫻頗以爲然；君實却絕對不承

認，他心裏暗恨李小姐，以爲自己的一個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壞了，昨天便借端發洩，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評了一番，最使嫻嫻不快的，是這幾句：

「……李小姐的行爲，實在太像潑頭的女政客了。她天天忙於所謂政治活動，究竟她明白什麼是政治？嫻嫻，我並不反對女子留心政治；從前我是很熱心勸誘你留心政治的；你現在總算是知道幾分什麼是政治了。但要作實際活動——嚇！主觀上能力不夠，客觀上條件未備。況且李小姐還不是把政治活動當作電影跳舞一樣，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時髦玩意罷了。又說女子要獨立，要社會地位，咳，少說些門面話罷！李小姐獨立在什麼地方？有什麼社會地位？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爾登，在月宮跳舞場！現在又說不滿於現狀，要革命；咳，革命，這一向看厭了革命，卻不道還有翻新花樣的在影戲院跳舞場裏叫革命！……」

君實說話時的那種神氣；看定了別人是永遠沒出息的神氣，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罵槐，更使嫻嫻難受；她那時的確動了真氣。雖然君實隨後又溫語撫慰，可是嫻嫻整整有半天納悶。

現在君實看見夫人睡中猶作此態，昨日的事便兜上心頭；他覺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離開他，覺得自己再不能獨佔了夫人的全靈魂。這位長久擁抱在他思想內精神的少婦，

現在已經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見解了。這在自負很深的君實，是難受的。他的夫人，現在也還是愛；然而他最愛的是以他的思想為思想以他的行動為行動的夫人。不幸這樣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嫻嫻非復兩年前的嫻嫻了。

想到這里，君實忍不住微微喘了口氣。他又閉了眼，冥想夫人思想變遷的經過。他記得前年夏天在莫干山避暑的時候，嫻嫻曾就女子在社會中應盡的職務一點發表了獨立的意見；難道這就是今日趨向各異的起點麼？似乎不是的；那時嫻嫻還沒認識李小姐。似乎又像是的；此後嫻嫻確是一天一天的不對了。最近的半年來，她不但思想變化，甚至舉動也失去了優美細膩的常態，衣服什物都到處亂丟，居然是「成大事者不修邊幅」的氣派了。君實本能的開眼向房中一瞥，看見他自己的世界縮小到僅存南窗下的書桌；除了這一片乾淨土，「全房到處是雜亂的痕跡，是嫻嫻的世界了。」

在沉鬱的心緒中，君實又回憶起嫻嫻和他的一切瑣屑的齟齬來。莫干山避暑是兩心最融洽的時代，是幸福的頂點，但命運的異絲，似乎也便在那時走進了他們的生活；似乎嫻嫻的變態，最初是在趣味方面發動的，她漸漸的厭倦了靜的優雅的，要求強烈的刺激，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實意見相反了。買一件衣料，看一次影戲，上一回菜館，都被為他們倆爭

執的題材；常常君實喜歡甲，嫻嫻偏喜歡乙，而又不肯各行其是，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張完全勝利。結果總是犧牲了一方面。因為他們都覺得「各行其是」的辦法徒然使兩人都感不快，倒不如輪替着都有失敗都有勝利，那時，勝利者果然很滿意，失敗者亦未始沒有相當的報償，事過後的求諒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敗者的愉快。這樣的爭執，當第一二次發生時，兩人的確都會認真的煩惱過，但後來發現了和解時的散骨的美趣，他們又默認這也是愛的生活不可少的波瀾。所以在習慣了以後，君實常常對嫻嫻說：

「這回又是你得了勝利了。但是，漂亮的少奶奶，嬌養的小姐，你不要以為你的勝利是合理的，是久長的。」

於是在敷衍的笑聲中，嫻嫻偎在君實的懷中，給他一個長時間的吻。這是她的勝利的代價，也是她對於丈夫愛麗讓步的熱忱的感謝。

但是不久這種愛的戲謔的神祕性也就磨鈍了。當給與者方面成爲機械的照例的動作時，受者方面便覺得嘴唇是冷的，笑是假的，而主張失敗的隱痛卻在心裏騷動了。況且嫻嫻對於自己的主張漸漸更堅持，差不多每次非她勝利不可，於是本不願意的「各行其是」也只好實行了。這便是現在君實臥室中的勢力範圍只剩了一個書桌的原因之一。

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的來了。這是個無解的痛苦的鬭爭。君實曾經用盡能力，企圖恢復他在夫人心窩裏的獨佔的優勢，然而徒然。嫻嫻的心裏已經有一道堅固的壁壘，頑抗他的攻擊；並且嫻嫻心裏的新勢力又是一天一天擴張，驅逼舊有者出來。在最近一月中，君實幾次感到了自己的失敗。他承認自己在嫻嫻心中的統治快要推翻，可是他始終不很明白，為什麼兩年前他那樣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佔有了她的全靈魂，而現在卻失之於不知不覺，並且恢復又像是無望的。兩年前人夫的心，好比是一塊海棉，他的每一滴思想，碰上就被吸敗了去，現在這同一的心，卻不知怎的已經變成一塊鐵，雖然他用了熱情的火來鍛鍊，也軟化不了牠。「神祕的女子的心啊！」君實納悶時常常這樣想。他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諷刺；希望諷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了嫻嫻心裏的鐵。於是李小姐成了諷刺的目標。君實認定夫人的心質的變化，完全是李小姐從中作怪。有時他也覺得諷刺不是正辦；許會使嫻嫻更離他遠些。但是，除了這條路更沒有別的方法了。「呵；神祕的女子的心！他只能嘆着氣這麼想。

君實陡然煩躁起來了。他抖開了身上的羊毛毯，向牀沿翻過身去；他竟忘記了自己的左手還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嫻嫻也驚醒了。她定下了神，把身子挪近丈夫身邊，又輕輕的翹起頭來；從丈夫的肩頭瞧他的臉。

君實閉了眼不動。他覺得有一隻柔軟的臂膀放到胸口來了。他又覺得耳根邊被毛茸茸的細髮搔着作癢了。他還是閉着眼不動，卻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在暗中伺察。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個身體壓上來，另一個心的跳聲也清晰地聽得；君實再忍不住了，睜開眼來，看見嫻嫻用兩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對面的瞶着他的臉，像一匹緝偵伺一隻詐死的老鼠。君實不禁笑了出來。

「我知道你是假睡咧。」

嫻嫻微笑地說，同時兩臂一鬆，全身落在君實的懷中了。女性的肉的活力，從長背心後透出來，淪淡了君實的肌骨；他委實有些搖搖不能自持了。但隨即一個作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這溫暖的胸脯，這可愛的面龐，這善盛的長眉，這媚眼，這誘人的熟透櫻桃似的嘴唇——一切，這迷人的一切，都是屬於他的，確確實實屬於他的，然而在這一切以內，隱藏得很深的，有一顆心，現在這感得他的跳動的心，卻不能算是屬於他的了！他能夠接觸這名為嫻嫻的美麗的形骸，但在這有形嫻嫻之外，還有一個無形的嫻嫻——她的靈魂，已經不是他現在所能接觸了！這便是所謂戀愛的悲劇麼？在戀愛生活中，這也算是失戀麼？

他無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不理會嫻嫻的疑問的注視。突然一隻手掩在他的眼上；細

而長的手指映着陽光，彷彿是幾枝透明的珊瑚梗。而在那柔膩的手腕上，細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熨貼的圍繞着，凡三匝。這是他們在莫干山消夏的紀念品，前幾天斷了線，最近才換好的。君質輕輕的拉下了烟燭的手。細珍珠給他的手指一種冷而滑的感覺。他的心靈突然一震。啊，可紀念的珠串！可紀念的已失的莫干山的快樂！祝福這再不能回來的快樂！

君質的眼光惘惘然在這些細珠上徘徊了半晌，然後，像感觸了什麼似的，倏地移到烟燭的臉上。這位少婦的微帶惶悚的眼睛卻也正在有所思的對他看。

「我們過去的生活，那些日子你覺得頂快活？」

君質慢慢的說，像是每個字都經過深長的咀嚼的。

「我覺得現在頂快活。」

烟燭笑着回答，把她的身體更貼緊些。

「你不要隨口亂說嘛。烟燭，想一想罷——仔細的想一想。」

「那麼，我們結婚的第一年——半年，正確的說，是第一個月，最快活。」

「爲什麼？」

烟燭又笑了。她覺得這樣的考試太古怪。

「爲什麼？不爲什麼。只因爲那時候我的經驗全是新的。我以前的生活，好像是一頁空白，到那時方才填上了色彩。以前的生活，現在回想起來，並不感到特別興味，而且也很模糊了。只有結婚後的生活——唔，應該說是結婚後第一個月，即使是頂瑣細的一衣一飯，我似乎都記得明明白白。」

君實微笑着點頭；過去的事也再現在他眼前了。然而接連來了感傷。難道過去的歡樂就這麼永遠過去，永遠喚不回來麼？

「那麼，你呢？你覺得——那些日子頂快活？」

嫻嫻反問了。她把左手撫摩君實前額的頭髮，讓珍珠手串的短尾巴在君實肩間捉盪。

「我不反對你的話，但是也不能贊成。在我，新結婚的第一年——或照你說，第一月，只是快樂的起點，不是頂點。我想把你造成爲一個理想的女子，那時正是我實現我的理想的開始，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並未達到真的快樂。」

「我聽你說過這些話好幾次了。」

嫻嫻淡淡的插進來說；雖然從前聽得了這些話，也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現在卻不樂意聽說自己被按照了理想而創造。

「可是你從來沒問過我的理想究竟是成功呢抑是失敗。嫻嫻，我的理想是成功的，但是也失敗了。莫千山避著的時候，你的創造剛好成功。嫻嫻，你記得我們在銀鈴山瀑布旁邊大光石頭上的事麼？你本來是頗有些拘束的，但那時，我們坐在瀑布旁邊，你只穿了件Vest，正和你現在一樣。自然這是一件小事，但很可以證明你的創造是完成了，我的理想是實現了。」

君實突然停止，握住了嫻嫻的臂膀，定着眼睛對她瞧。這位少婦現在臉上發烘烘了；她想起了當時的情形，她轉又自怪爲什麼那時對於「等新奇的刺戟並不成得十分的需要。如果在現今呀……」

但是君實早又繼續說下去了：

「我的理想是實現了，但又立即破碎了！我已引滿了幸福之杯。以前，我們的生活路上，是一片光明，以後是光明和黑暗交織着了。莫千山成了我們生活上的分水嶺。從山裏回來，你就漸漸改變了。嫻嫻，你是從那時起，一點一點的改變了。你變成了你自己，不是我所按照理想創造成的你了。我引導你所說的書，在你心裏形成了和我各別的見解，我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不相信書裏的真理會有兩個。嫻嫻，你是在書本子以外——在我所引導

的思想以外，又受了別的影響，可是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

君實的臉色變了，又閉了眼；理想的毀滅使他十分痛苦，如夢的往事又加重了他的悵悶。

二

君實在二十歲時，滿腦子裝着未來生活的憧憬。他常常自說，二十歲是他的大紀念日；父親死在這一年，遺給他一份不算小的財產，和全部的生活的自由。雖然只有二十歲，卻沒有半點浪漫的氣味；父親在日的諄諄不倦的「庭訓」，早把他的青春情緒剝完，成爲有計畫的實事求是的人。在父親的靈牀邊，他就計畫如何安排未來的生活；也含了哭父的眼淚，凝視未來的夢。像旅行者計畫明日的行程似的，他詳細細細的算定了如何實現未來的夢；他要研究各種學問，他要找一個理想的女子做生活中的伴侶，他要遊歷國內外考察風土人情，他要鍛鍊遺大投鉅的氣魄，他要動必忍性，他要到三十五六年富力強意志堅定的時候生一子一女，然後，過了四十歲爲祖國爲社會爲人類服務。

這些理想，雖說是君實自己的，但也不能不感謝他父親的啓示。自從戊戌政變那年落獄後，老人家就無意仕進，做了「海上寓公」，專心整理產業，管教兒子。他把滿肚子救國強種

的經驗都傳授了兒子，也把這大擔子付託了兒子。他老了，少壯時奔走衣食，不肖定下安身立命的大方針，想起來是很後悔的，所以時常教兒子先須「立身」。他也計畫好了兒子將來的路，他也要照自己的理想來創造他的兒子。他只創造了一半，就放手去了。

君實之裏有父親的創造慾的遺傳，也是顯然的。當他選擇終身的伴侶時，很費了些時間和精神；他本有個「理想的夫人」的圖案，他將這圖案去校對所有碰在他生活路上的具有候補夫人資格的女子，不知怎的，他總覺得不對——社會還沒替他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蹉跎了五六年工夫，親戚們爲他焦慮，朋友們爲他搜尋，但是他總不肯決定，後來他的「苛擇」成了朋友間的譚助，他們見了君實時，總問他有沒有選定，但答案總是搖頭。一天，他的一個舊同學又和他談起了這件事：

「君實，你選擇夫人，總也有這麼六七年了罷；單就我介紹給你的女子，少說也有兩打以上了，難道竟沒有一個中意麼？」

「中意的是儘有，但合於理想的卻沒有一個。」

「中意不就是合於理想麼？有分別麼？倒要聽聽你的界說了。」

「自然有分別的。」君實微笑的回答，「中意，不過是也還過得去而已，和理想的，差

得很遠哪！如果我僅求中意，何至七年而不成。」

「那麼，你所謂理想的——不妨說出來給我聽聽罷？」

舊同學很有興味的問；他燃着一枝煙捲，架起了腿，等待着君實的高論。

「我所謂理想的，是指她的性情見解在各方面都和我一樣。」

君實還是微微笑的說。

「沒有別的條件——咳，別的說明了麼？」

「沒有。就是這簡單的一句話。」

舊同學很失望似的看着君實，想不到君實所謂「理想的」，竟是如此簡單而且很像不通的。但他轉了話頭又問：

「性情見解相同的，似乎也不至於竟沒有罷；我看來，張女士就和你很處，王女士也不至於和你說不來。爲什麼你都拒絕了呢？」

「在學問方面講，張女士很不錯；在性情方面講，王女士是好的，但即使她們倆合而爲一，也還不是我的理想。她們都有若千的成見。是的，成見，在學問上在事物上都有的。」

舊同學不得要領似的睜大了驚異的眼。

「我所謂成見，是指她們的偏激的頭腦，是的，新女子大都有這毛病。譬如說，行動解放些也是必要的，但她們就流於輕浮放浪了；心胸原要闊大些，但她們又成爲專門怨外，不屑注意家庭中爲妻爲母的責任；舊傳統思想自然要不得的，不幸她們大都只新到不知所云。」

「哦——這就難了，但是，也不至於竟沒有罷？」

舊同學沉吟地說，他心裏卻想道：原來理想的，只是這麼一個半新不舊的女子！

「可是你不要誤會我是重墮半新不舊的女子。」君實再加以說明，似乎他看見了舊同學的意思。「不是的。我是要全新的，但是不偏不激，不帶危險性。」

「那就難了。混亂矛盾的社會，決產生不出這樣的女子。」

君實同意地點點頭。

「你不如娶一個外國女子罷。」舊同學像發見了新理論似的高聲說，「英國女子，大都是合於你的想像的。得了，君實，你可以留意英國女子。你不是想遊歷歐洲麼，就先到倫敦去找去。」

「這原是一條路，然而也不行。沒有中國民族性做背景，沒有中國五千年文化做遺傳的外國女子，也不是我的理想的夫人。」

「啊！君實！你大概只好終身不娶了！或者最等到十年二十年後，那時中國社會或者會清明些，能夠產生你的理想的夫人。」

舊同學慨歎似的作結論，意要收束了本問題的討論；但君實却還收不住，他豎起大拇指，霍地在空中畫了個半圓形，鄭重的說：

「也不然。我現在有了新計畫了。我打算找一塊璞玉，——是的，一塊璞玉，由我親手雕琢而成器。是的，社會既然不替我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我就來創造一個！」

君實眼中閃着躊躇滿志的光，但舊同學却微笑了；創造一個夫人？未免近於笑話罷？然而君實確是這麼下了決心了。他早已盤算過：只要一個混沌未鑿的女子，只要是生長在不新不舊的家庭中，即使不會讀過書，但得天資聰明，總該可以造就的，即使有些傳統的性習，也該容易轉化的罷。

又過了一年多，君實居然找着了想像中的璞玉了，就是嫻嫻，原是他的姨表妹；他的理想的第一步果然實現了。

嫻嫻是聰明而靈爽，像她的父親；溫和而清細，像她的母親。她從父親學通了中文，從母親學會了管理家務。她有很大的學習能力；無論什麼事，一上了手，立刻就學會了。她很

能感受環境的影響。她實在是君實所見的一塊上好的「璞玉」。在短短的兩年內，她就讀完了君實所指定的書。對於自然科學，歷史，文學，哲學，現代思潮，都有了常識以上的了解。常她和君實遊莫干山的時候，在那些避暑的「高等華人」的太太小姐隊中，她是個出色的人兒；她的優雅的舉止，有教育的譚吐，廣闊的知識，清晰的頭腦，活潑的性情，都證明她是君實的卓絕的創造品。

雖則如此，在創造的過程中，君實也煞費了苦心。

嫻嫻最初不喜歡政治，連報紙也不願意看，自然因為她父親是風流名士，以政為濁物，所以嫻嫻是沒有政治頭腦的遺傳的。君實却素來留心政治，相信人的政治的動物，以為不懂政治的女子便不是理想的完全無缺的女子。他自己讀過各家的政治理論，從柏拉圖以至浩布士，羅素，甚至於克魯泡特金，馬克思，列寧；然而他的政治觀念是中正健全的，合法的。他要在嫻嫻的頭腦裏也創造出這麼一個政治觀念。他對於女子的政治運動的見解，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如果大多數女子自己來要求參政權，我就給她們。」英國的已頗激烈的「藍樓子」的參政權運動，在君實看來是不足取的。

他抱了嚴父望子成名那樣的熱心，誘導嫻嫻讀各家的政治理論；他要嫻嫻留心國際大勢

，用苦心去記人名地名年月日；他要嫻嫻每天批評國內的時事，而他加以糾正。經過了三個月的奮鬥，他果然把嫻嫻引上了政治的路。

第二件事使君實極成困難的，是嫻嫻的樂天達觀的性格；不用說，這是名士的父親的遺傳了。並且也是君實所不及料的。嫻嫻這種性格，直到結婚半年後一個明媚的四月下午，第一次被君實發見。那一天，他們夫婦倆遊龍華，坐在泥路旁的一簇桃樹下歇息。嫻嫻仰起了面孔，接受那些悠悠然飄下來的桃花瓣。那淺紅的小圓片落在她的眉間，她的嘴唇旁，她的頸際，——又從衣領的微開處直滑下去，黏在她的乳峯的上端。嫻嫻覺得這些花瓣的每一個輕妙的接觸，都像初夜時君實的撫摸，使她心靈震撼，感集甜美的奇趣；似乎大自然的春氣已經電化了她身上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條神經纖微，每一枝極細極細的血管，以至於她能夠感到最輕的拂觸，最弱的聲浪，使她記憶起塵封在腦角的每一件最瑣屑的事。同時一種神秘的活力在她腦海裏翻騰了；有無數的感想滔滔滾滾的湧上來，有一種似甜又似酸的味兒灌滿了她的心；她覺得有無數的話要說，但一個字也沒有。她只抓住了君實的手，緊緊地握着，似乎這便是她的無聲的話語。

從路那邊，來了個衣衫襤褸的醉漢來了。映着酡紅的酒臉，耳槽裏橫插着一小枝桃花。

他踉蹌地高歌而來，他撈起了血紅的眼睛，對嫻嫻他們瞥了一眼，然後更提高了嗓子唱着，轉向路的两頭去了。

「哈，哈，哈哈！」

醉漢狂笑着脫颯路角的木偶似的挺立着的哨兵。似乎他說了幾句什麼話。然後，他的癡蠢的身形沒入桃林裏不見了。

「哈哈，哈，哈哈……」

遠遠的迴傳來了漸曳漸細的笑聲，像扯細了的糖絲；蟲蟲地在空中迴旋。嫻嫻鬆了口氣，把遙闊的目光從泥路的轉角收回來，注在君實的臉上。她的嘴角上浮出一個神祕的忘我的笑形。

「醉漢！神游乎六合之外的醉漢！」嫻嫻檢頭似的說，「這就是莊子所說的刖足的王輪，沒有脚指頭的叔山无趾，生大瘤的瓊養大癩，那一類的人罷！……君實，你看見他的眼光麼？他的對於一切都感得滿足的眼光呀！在他眼前，一切我們所崇拜的，富貴，名譽，威權，美麗，都失了光彩呢。因為他是藐視這一切的，因為他是把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是非，小大，都一律等量齊觀的，所以他對於一切都感得那樣的滿足罷！爸爸常說：醉中始有

「全人」，始有「真人」，今天我纔深切的體認出來了。我們，自以爲聰明美慧，真是井蛙之見，我們的精神真是可笑的貧乏而且破碎呵！」

「實驚訝地看着他的夫人，沒有回答。」

「記得十八歲的時候，爸爸給我講莊子我聽到藐姑射仙子那一段，我神往了；我想起人家稱讚我的美慧聰明那些話，我慚愧得什麼似的；我是個不堪的濁物罷哩。後來爸爸說，藐姑射仙子不過是莊生的比喻，大概是指超乎物外的元神，可是我仍舊覺得自己是不堪的濁物。我常常設想，我們對於一切事物的看法，應該像是站在雲端裏俯瞰下面的景物，一切都是平的，分不出高下來。我曾經試着要持續這個心情，有時竟覺得我確已超出了、問世，爽然忘了我的存在，也忘了人的存在。」

嫻嫻凝眸望着天空，似乎他若見那象徵的藐姑射仙子冷然御風而行就在天的那一頭。

君實此時正也忙亂地思索着。他此時方才知道嫻嫻的思想裏竟隱伏着樂天達觀出世主義的毒。他回想不久以前，嫻嫻看了西洋哲學上的一元二元的辯論，曾在書眉上寫了這麼幾句：「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物畢同畢異。」這不是莊子的話麼？他又記得嫻嫻看了各派政論家對於「國家機能」的駁難時，曾經笑着對他說：「此

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都是的，也都不是的。」當時以爲她是說笑，現在看來，她是有莊子思想作了底子的；她是以站在雲端看「豈，觸之爭」的心情來看世界的哲學問題政治爭論的。君實認定非先掃除嫻嫻的達觀思想不可了。

從那一天起，君實就苦心的誘導嫻嫻看進化論，看尼采，看唯物派各大家的理論。他鑑於從前把兩方面的學說給她看所得的不好的結果，所以只把一方面給她了。雖然唯物主義應用在社會學上是君實自己所反對的，可是爲的要醫治嫻嫻的唯心的虛無主義的病，他竟不顧一切的投了唯物論的猛劑了。

這一度改造，君實終於又奏了凱旋。

然而還有一點小節須得君實去完成。不知道爲什麼，嫻嫻雖則落落有名士氣，然而羞於流笑熱情。當他們第一次在街上走，嫻嫻總是離開君實的身體有半尺光景。當在許多人前她的手被君實握着，她總是一陣面紅，於是在幾分鐘之後便藉故酒脫了君實的手。她這種舊式女子的嬌羞的態度，常常爲君實所笑。經過了多方的陶冶，後來嫻嫻膽大些了，然而君實總還嫌她動不甚活潑。並且在閨房之內，她常常是被動的，也使君實感到平淡無味。他是信仰遺傳學的，他深恐嫻嫻的脈旗的性格將來會在子女身上種下了怯弱的根性，所以也用了

十二分的心有嫻嫻身上做工夫。自然也是有志者事竟成呵，當他們遊莫干山時，嫻嫻已經出落得又活潑又大方，知道了如何在人前對丈夫表示細膩的呢愛了。

現在嫻嫻是「青出於藍」，有時反使君實不好意思，以為未免太肉感些，以為她太需要強烈的刺激了。

三

這麼着在剎那間追溯了兩年來的往事，君實懶懶地倚在牀欄上，悶悶的趕不去那兩句可悲的話：「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二十歲時的美妙的憧憬，現在是隔了濃霧似的愈看愈模糊了。嫻嫻却先已起身，像小雀兒似的在滿房間跳來跳去，嘴裏哼着一些什麼歌曲。

太陽光已經退到沙發榻的靠背上。和風送來了遠處的市聲，說明此時至少有九點鐘了。兩杯牛奶靜靜的候在方桌上，幽幽然噴出微笑似的熱汽。衣櫥門的大鏡子，精神飽滿地照出女主人的活潑的情影。梳粧台的三連鏡卻似乎有妒意；牠以為照映女主人的雪膚應該專屬於牠的鏡中範圍的。

房內的一切什物浸浴在五月的晨氣中，都是活力瀟瀟的一排一排的肅靜地站着，等候主

人的命令。牠們似乎也暗暗納罕着今天男主人的例外的姿起。

牀發出低低的嘆聲，抱怨牠的服務時間已經太長久。

然而墜入了幻滅的君實卻依舊惘惘然望着帳頂，毫無起身的表示。

「君實，你很倦罷？你想什麼？」

嫻嫻很溫柔的問；此時她已經坐在靠左的一隻沙發椅裏拉一隻長統絲襪到她腿上；羊毛的貼身長背心的下端微微張開，盪漾出肉的熱香。

君實苦笑着搖頭，沒有回答。

「你還在咀嚼我剛才說的話麼？是不是我的一句『是你自己的手破壞了你的理想』使你不高興麼？是不是我的一句『你召來了魔鬼，但是不能降服他，使你傷心麼？我只隨便說了這兩句話，想不到更使你煩悶了。喂，傻孩子，不用胡思亂想了！你原來是成功的。我並沒有走到你的反對方向。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我確是比你先走了一步了，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沒有回答。

「我是馴順的依着你的指示做的。我的思想行動，全受了你的影響。然而你說我又受了

別的影響。我自然知道你是指着李小姐。但是，君實，你何必把一切成績都推在別人身上；你應該驕傲你自己的引導是不錯的呀！你剝奪了我的幾天達觀思想，你引起了我的政治熱，我成了現在的我了，但是你倒自己又看出不對來了。哈，君實，傻孩子，你真的玩了黃道士召鬼的把戲了。黃道士燒符念咒的時候，惟恐鬼不來，等到鬼果真來了，他又怕什麼似的，心裏抱怨那鬼太齷齪，不是他的理想的鬼了。」

嫻嫻撲哧地笑了，雖然看見君實皺起了眉頭，已經像是很生氣，但她只顧格格地笑着。她把第二隻絲襪的長統也拉上了大腿；隨即走到牀前，捧住了君實的面孔，很嫵媚的說：

「那些話都不用再提了。誰知道明天又會變出什麼來呀！君實，明天——不，我應該說下一點鐘，下一分鐘，下一剎那，也許你變了思想，也許我變了思想，也許你和我都變了；也許我們更離遠些，但也許我們倒又接近了。誰知道呢！昨天是那麼一會事，明天又是一會事，後天怎樣？自己還不會夢到；這就是現在泥榮的流行病了。只有，君實，你，還抱住了二十幾時的理想，以為推之四海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君實，你簡直的有些傻氣了。好了，再不要點頭點頭的痴想罷。過去的，讓牠過去，永遠不要回顧；未來的，等來了時再說，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的。」

「君實，好孩子，嫻嫻和你親熱，和你玩玩罷！」

用了緊急虛置的手腕，嫻嫻又壓在君實的身上了。她的縮歇而健壯的肉體在他身上揉磨，笑聲從她的喉間汨汨地泛出來，散在滿房，似乎南窗前書桌角的那一盞正襟危坐的書藉也忍不住有些心跳了。

尹實却覺得那笑聲裏含着勉強——含着隱痛，是噪，是歎，是咒詛，可不甚麼？一對淚珠忽然從嫻嫻的美目裏迸出來，落在君實的鼻肉邊，又順勢淌下，鑽進他的口吻。君實像觸電似的全身一震，緊緊的抱住了嫻嫻的腰支，把嘴巴埋在剛剛側過去的嫻嫻的頸項裏了。他感得了又甜又酸又辣的奇味，又愛又恨又憐惜的混合的心情，那只有嚴父看見敗子回頭來投到他脚下時的心情，有些相像。

然而這個情緒只現了一刹那，隨即另一感想抓住了君實的心：

——這便是女子的所以為神祕麼？這便是女子的靈魂所以畢竟成其為脆弱的麼？這便是女子之所以成其為 *Southemeraliter* 麼？這便是女子的所以不能發展中正健全的思想而往往流於過或不及麼？這便是近代思想給與的所謂興奮緊張和徬徨苦悶麼？這便是現代人的迷亂和矛盾麼？這便是動的熱的刺戟的現代人生下這所隱伏的疲倦，驚悸，和沉悶麼？

於是君實更加確信自己的思想是健全正向，而嫻嫻毀壞了她自己了！爲了愛護自己的理想，爲了愛嫻嫻，他必須繼續奮鬥，在嫻嫻心靈中奮鬥，和那些危險思想、那些徒然給社會以騷動於個人苦悶的思想爭最後之勝利。希望的火花、突又在幻滅的冷灰裏攝出來。君實又覺得勇氣百倍，如同十年前站在父親靈牀前的時候了。

他本能的斜過眼去看嫻嫻的臉，嫻嫻也正在偷偷的看他。

「噀，噀……噀！」

嫻嫻又歇聲的笑起來了。她的額上泛出淡淡的紅暈，她的半閉的眼皮邊的淡而細，媚而含噀的條紋，就如攝魂的符籙，她的肉成的熱力簡直要使君實軟化。呵，魅人的怪東西！近代主義的象徵！即使是君實，也不免搖搖的有些把握不定了。可是理性逼迫他離開這個嬌冶的誘惑，經驗又告訴他這是嫻嫻躲避他的嘍叨的慣技。要這樣容易的就蒙過了他是不可能的。他在那噴紅的嫩頰上印了個吻，就鎮定地說：

「嫻嫻，你的話，正像你的思想和行動：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我們鼓勵小孩子活潑，但並不希望他們爬到大人的頭髮梢。小孩子玩着一件事，非到哭散場不休；他們是沒有付量的，不知道什麼叫作適可而止。嫻嫻，可是你的性格近來愈加小孩子化了。我引導你留心政

治，但並不以為當即可以鑽進實際政治——而況又是不健全不合法的政治運動。比如現在大家都說「全民政治」，但何嘗真想把政治立即全民化呢，無非使大家先知道有這麼一句話而已。聽的人如果認真就要起來，那便是胡鬧了。嫻嫻，可是你近來就有點近於那樣的胡鬧。你不知道你是多麼的幼稚，你不知道你已經身臨險地了。今天早上我就做了一個可怕的夢——關於你的夢……」

君實不得不停止了；嫻嫻的忍俊不住的連續的小聲的笑，使他說不下去；他疑問地又有幾分不快地，看着嫻嫻的眼睛。

「你誰下去哪。」

嫻嫻忍住了笑說；但從她的乳房的細微的顫動，可以知道她還在無聲的笑着。

「我先要曉得你為什麼笑？」

「沒有什麼嘛！關於小孩子的——既然你認真要聽，說說也不妨。我聽了你的話，就連想到滿足小孩子的慾望的方法了。對八歲大的孩子說：『好孩子，等你到了十歲，一定買那東西來給你。』可是對十歲大的孩子又說是須得到十一歲了。永久是預約，永久是明年，直到孩子大了，不再要了，也就沒有事。君實——對不對？」

君實不很願意似的點了點頭，他彷彿覺得夫人的話裏有刺。

「你的夢一定是很好聽的，但一定也是很長的，和你的生活一般長。留着罷，今晚上細講罷。你看，鏡上已經是九點二十分。我還沒洗臉呢。十點鐘又有事。」

不等君實開口，像一陣風似的，這位活潑的少婦從君實的擁抱中滑了出來；她的長背心也倒捲上去了，露出神秘的肉紅色；恰和霍地坐起來的君實打了個照面。嫻嫻來不及扯平衣服，就同影子一般引了開去。君實看見她跑進了梳粧台側的小門，砰的一聲，將門碰上。

君實愕然走到嫻嫻的書桌前坐下隨手翻弄那些縱橫糾亂的雜誌。嫻嫻的兀突的舉動，使他十分難受。他猜不透嫻嫻究竟存了什麼心。說他是不顧一切的要實行她目前的主張罷，似乎不很像，她還不能擺脫舊習慣，她究竟還是奢侈嬌貴的少奶奶；說她是心安理得的樂於她的所謂活動罷，也似乎不像，她在動定後的剎那間時常透露了中心的彷徨和焦灼，例如剛才她雖則很灑脫的說：「過去的，讓她過去罷；未來的，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的。」然而她行笑時有隱痛，並且無端的滴了眼淚了。他更猜不透嫻嫻對於他的態度。說她是有些異樣罷，她仍舊和他很親熱很溫婉；說她是沒有異樣罷，她至少是已經不願意君實去顧問她的事，並且不耐煩聽君實的批評了。甚至於剛才不願意

聽君實談關於她的夢。

——呵，神祕的女子的心，君實不自覺地又這麼想。

神祕？他想來是不錯的，女子是神祕的，而嫻嫻尤甚：她的構成本來是複雜的。他於是細細分析現在的嫻嫻，再考察嫻嫻被創造的過程。

久被塵封的記憶，一件一件浮現出來；散亂的不連續的觀念，一點一點凝結起來；他終於不得不承認，他的所謂創造，只是破壞。並且他所以破壞的手段却就在嫻嫻的腦子裏生了根。他破壞了嫻嫻的樂天達觀思想，可是唯物主義代替着進去了；他破壞了嫻嫻的厭惡政治的名士氣味，可是偏激的政治思想又立即盤踞着不肯出來；他破壞了嫻嫻的嬌羞嫺靜的習慣，可是肉感的，要求強烈刺激的習慣又同時養成了。至於他自己的思想卻似乎始終不會和嫻嫻的腦筋發生過關係。嫻嫻的確善於收受外來的影響，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對於嫻嫻卻是一絲一毫的影響都沒有。往常他自以為創造成功，原來只騙了自己！他自始就失敗了，何曾有過成功的一瞬。他還以為莫千山避暑時代是創造嫻嫻的成功期，咳，簡直是夢話而已！幾年來他的勞力都是白費的！

他又想起剛才嫻嫻說的「你自己的手破壞了自己的理想」那句話來了，他不得不承認這句

話是對的。他覺得實在錯怪了李小姐。

他恨自己爲什麼那樣糊塗！他，自以爲有計畫去實現他的憧憬的，而今却發現出來他實是在是有計畫去破壞自己的憧憬；他煞費苦心自以爲按照了自己的理想而創造的，而今却發現出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迷亂矛盾的社會，斷乎產生不出那樣的人。

舊同學的這句話閃上他的心頭了。他恨這社會！就是這迷亂矛盾的社會破壞了他的理想的！可不是麼？在迷亂矛盾的空氣中，什麼事都做不好的。他真真的絕望了！

震浪震浪的水聲從梳粧台側的小門後傳出來，說明那漂亮聰明的少婦正在那里洗浴了。

君實下意識地轉過臉去望着那個小門。水聲暫時打斷了他的思緒。忽然衣櫥門的大鏡子裏探出一個人頭來。君實急轉眼看房門時：見那門推開了一條縫，王媽的頭正退出一半；她看見房裏只有君實不衫不履呆呆地坐着，心下明白現在還不是她進來的時候。

突然一個新理想撞上了君實的心了。

爲什麼他要絕望呢？雖說是迷亂矛盾的社會產生不出中正健全思想的人，但是他自己，豈不是也住在這社會麼？他爲什麼竟產生了呢？可知社會對於個人的勢力，不是絕對的。

爲什麼他要喪失自信心呢！雖說是兩年來他的苦心是白費，但反過來看，豈不是因爲他一向只在嫻嫻身上做破壞工作，却忽略了把自己的思想灌輸給她，所以嫻嫻成其爲現在的嫻嫻麼？只要他從此以後專力於介紹自己所認爲健全的思想，難道不能第二次改變嫻嫻把她壓回來麼？一定的！從前爲要掃除嫻嫻的樂天達觀名士氣派的積滯，所以冒險用，破壞性極強的大黃巴豆，弄廢了嫻嫻現在的昏昏邪亂的神氣，目下正好用溫和健全的思想來扶養她的元氣。希望呀！人生是到處充滿着希望的哪！只要能夠認明已往的過誤，「希望」是不騙人的！

現在君實的樂觀，是最近半個月來少有的了；而且這樂觀的心緒，也使他能夠平心靜氣地檢查自己近來對於嫻嫻的態度。他覺得自己的冷諷辦法很不對，徒然增加嫻嫻的反感；他又覺得自己近來似乎有激而然的過於保守的思想也不大好，徒然使嫻嫻認爲丈夫是當真一天一天退步；他又覺得一向因爲負氣，故意拒絕參加嫻嫻所去的地方，也是錯誤的，他應該和她同去，然後冷靜公正地下一批評，促起嫻嫻的反省。

愈想愈覺得有把握似的，君實不時望着浴室的小門；新計畫已經審慎周詳，只待嫻嫻出來，立即可以開始實驗了。他像考生等候題紙似的，很焦灼，但又鼓舞。

房門又輕輕的改推開了。王媽慢慢的探進頭來，烏溜溜的眼睛在房裏打了個圈子。然後

，她輕輕地走進來，抱了沙發榻上的一團女衣，又輕輕的去了。

君實還在繼續他的有味的沉思。嫻嫻剛才說過的話，也被他喚起來從新估定價值了。當時被忽略的兩句，現在跳出來要求注意：

——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是我先走了一步，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君實推敲那句「先走了一步」。他以為從這一句看來，似乎嫻嫻自己倒承認她是受過他的影響，跟着他走，僅僅是現在映出他的範圍罷了。他猛然又記起誰——大概是李小姐罷——也說過同樣意義的話，彷彿說他本是嫻嫻的引導，但現在他覺得乏了，在半路上停息下來，而被引導的嫻嫻便自己上前了。當真是這般的麼？自信很深的君實不肯承認。他絕對自信他不是中道而廢的軟背脊的人兒。他想：如果自己的思想而確可以算作執中之道呢，那也無非因為他曾經到過道的極端。看着覺得有點不對，所以又回來了；然而無論如何，嫻嫻的受過他的影響，卻又像是可信了，她自己和她的密友都承認了。可是他方才的推論，反倒以為全然沒有呢，反倒以為從前是用了別人的虎狼之藥來破壞了固有的嫻嫻，而現在須得他從頭做起了。

他實實在在迷住了：他覺得自己的推論很對，但也沒有理由推翻嫻嫻的自白。嗟則剛才的樂觀心緒尚在支撐他，但不免有點彷徨了。他自己策勵自己說：「這偶證，總得先揭破；不然，以後的工作，無從下手。」然而他的苦思已久的發脹的頭腦已不能給他一些新的煙土披里純了。

房門又開了。王媽第二次進來，怪模怪樣的在房裏張望了一會；後來走到梳粧台邊，抽開一個小抽屜，拿了嫻嫻的一雙黃皮鞋出去了。

君實下意識的看着王媽進來，又看着她出去；他的眼光定定地落在房門上半晌，然後又敗回來，在嫻嫻的書桌上徘徊。終於那象牙小兔子邀住了君實的眼光。他隨手拿起那兔子來，發見了「丈夫」二字被刀刮過的秘密了。但是他倒也不以為奇。他記得嫻嫻發過議論，以為「丈夫」二字太富於傳統思想的臭味，提到「丈夫」，總不免令人聯想到「夫者天也」等等話頭，所以應該改稱「愛人」——却不料這裏的兩個字也在避諱之列！他不禁微笑了，以為嫻嫻太稚氣。於是他想起嫻嫻為什麼還不出來。他覺得已經過了不少時候，並且似乎好久不聽得雀浪的水聲了。他注意聽，果然沒有；異常寂靜。竟像是嫻嫻已經睡着在浴室裏了。

君實走到梳粧台旁的時候，愈加確定嫻嫻是睡着在浴盆裏了。他剛要旋轉那小門的瓷

，門忽然自己開了。一個人捧了一大堆毛巾浴衣走出來。

不是嫻嫻，却是王媽！

「是你……呀！」

君實驚呼了出來。但他立即明白了：浴室通到外房的門也開得直蕩蕩，嫻嫻從這里下樓去了。她，夫人——就是愛人也罷，卻像暴徒逃避了偵探的尾闕一般，竟通過浴室躲開了！他這纔明白王媽兩次進來取嫻嫻的衣服和皮鞋的背款了。他覺得嫻嫻太會和他開玩笑！

「少奶奶早已洗好了。叫我收拾浴盆。」

王媽看着君實的不快意的面孔，加以說明。

君實只覺得耳朵裏的血管轟轟地跳。王媽的話，他是聽而不聞。他想起早晨不祥之夢裏的情形。他嗅得了惡選的氣味。他的泛泡沫的情熱，突然冷了；他內心的自許，受傷了；而他的跳得更快的心，在敲着碎鏡。

「少奶奶在樓下麼？」

便是王媽也聽得出這問句的不自然的音調了。

「出去了。她叫我對少爺說：她先走了一步了，請少爺趕上去罷。」少奶奶還說，倘

便少爺不趕上去，她也不等候了。」

「哦——」

這是一分多鐘後，君實喉間發出來的滯滯的聲浪。小小的象牙兔子又闖入他的意識界，一點一點放大了，直到成爲人形，傲慢地斜起了紅眼睛對他瞧。他恍惚以爲就是嫻嫻，終於連紅眼睛也沒有了，只有白肚皮上「丈夫」的刀刮痕更清晰地在他面前搖晃。

詩與散文

茅盾

青年丙再向桌上的鮮花瞥了一眼，嘴邊浮出個滿意的微笑，繼續在房中踱着。他的眼光注在自己的脚尖，跟住那黃皮靴的狹長的亮頭忽起忽落。他彷彿看見靴尖的每一翹送，便飄起了一朵彩霞，一朵粉紅色的鮮花，正是表妹送來的現在擺在書桌上的那樣的鮮花。

他忍不住又醉醺醺地微笑了，因為他看見腳尖上飄浮出來的花朵現在也幻出迷人的笑靨來；他立刻辨認得這可愛的笑靨却就是佔據了他的全心靈的表妹的容貌。佔據了他的全心靈？「全」！心靈麼？青年丙此時是毫無愧怍地自信着。兩星期前初次遇見表妹的時候，他便在心裏對自己說：「到底來了，一個抓得住我的心靈的女子！」那時，他像煩渴到眼中冒火星的人驟然暢飲了清泉，溼漉漉的人抓得了一塊木板。「靈魂洗了個澡」！他用這句話來形容自己心境上的甜美清快。而冰雪聰明的表妹也似乎早已窺見他的隱衷；所以今天送來鮮花的時候，她那微風振幽篁似的可愛的聲音對他說：

「丙哥：你喜歡這些白玫瑰麼？希望你只看見潔白芬芳的花朵，莫想起花柄上的尖利的刺罷！人生的路上，有潔白芬芳的花，也有尖利的刺，但是自愛愛人的人兒會忘記了有刺，只想著有花！」

那時他的眼睛也溼了，他的心裏脹脹着銘感，他的喉頭被快樂擠滿，竟說不出一句話。如果不是這樣端麗溫柔的表妹，他一定要直前擁抱了，用無數的親吻來代替回答；然而在天女樣的表妹跟前，他只能噙着眼淚遙送感謝的熱忱。他時時覺得在表妹前他便變成了高尙聖潔些，似乎他的隱秘的罪愆也減輕了壓迫了。

這剎那的閃電似的回憶，使他止步在書桌前；他悄然低下頭去在那束白玫瑰上輕輕地印了一個吻，然後轉身對一面大衣鏡看着。

在鏡子裏對他展笑的，是一個修短合度，豐韻瀟灑的少年；一對不大不小的眼睛。凝眸時盪漾出幽波，瞬動時燃燦着情熱；玲瓏的口輔，便是不語的時候也像有溫柔絮語在低低傾訴。

青年丙忍不住獨自笑出聲來。像他這樣的俊偉的人物該算是不辱沒了表妹罷？並且亦惟有像他這樣的人物纔能懂得什麼是女性的精神美罷？他自己真難自信會有一時竟會頹倒於！

個徒有凶醜的女子！他想來那該是一個夢。清醒的他是不會那樣庸劣卑鄙的罷！

突然他看見鏡子裏的他的身後探出個人頭來了。黑而多的頭髮，長的眉毛和長的眼睛，眉目之間的紅暈，半開的笑口，都像電流似的通過他全身，使他震了一下。他本能地退後一步，同時心裏說：「自然只是幻覺而已。難道會是真的她又來了麼？」然而鏡子裏的人頭亦引前一步，半噴半怨的目光從鏡子裏射定了他。這宛如一道烈火，燒毀了他的空想的網，又引燃了他的憤怒。他霍地轉過身來，便和一位身材苗條的婦人面對面了；他皺了眉，睜大了眼睛，似乎是氣得說不出話來。

二

「我知道你的心已經變了，我知道你十分討厭我——十分，正好像你從前的十分愛我；可是不肯放鬆你。你們那些新名詞，我全不懂；我沒有學問，沒有思想，沒有你們那些的新思想，可是你們所謂紳士教育弄壞了的人；可是我知道有我自己，如果我不是不樂意，從前你休想近我的身體；如我，我還是樂意你，現在你也休想一腳踢開我，我不能讓你睡在別個女人的懷裏！」

這是從玫瑰一般可愛的嘴唇裏吐出來的尖針似的話。青年兩腮不住心顫發抖，他的搖

靈的眼睛現在委縮了，偷偷地從長眉毛間滑下去，輕過了趾噴猶猶的小口，彎彎的下頰，半袒露的白嫩子似的胸頭，終於停住在薄紗衫下輕輕地跳動的一對小阜的尖頂。於是有別一滋味的顫抖奪地兜上了心頭。

「哦，何必多說這些廢話呢？」

青年丙希求和解似的說、同時在心裏打了個寒噤。他自恨這一次又被抓住了。他無論如何掙不脫身。他近來總意識到自己的脆弱：即使是已經澈骨地恨着眼前這個迷人的女子，卻沒有能力抵制她的魅惑。在背後時，他幾次決意要丟開她，甚至不惜演悲劇；但是一見了面，他就只剩得「但願她莫再來惹我」的苟安而惶恐的心情了。再經過幾分鐘，他又將無助地倒在她腳下，像一個可憐的俘虜。他現在唯一的遁路是不看見她。又有個渺茫的希望則是想從表妹那裏得些力量；「該是表妹的塋潔的靈魂來將我拔出這可怖的煩惱罷？」他常常這麼想。

「廢話？我想來我應該多使用我的舌頭纔好呢。可是不許你多說話！我不是空話喂得飽的。我要實實在在的事兒！就是你第一次要求我的時候所說的實實在在的事兒。」

這尖厲的聲浪打斷了青年丙的悵惘的思索。女子一面說，一面微微笑着，用左手攬住了青年丙的肩膊，隨即伸進猩紅的小口去，在他頰上啄了幾下。

大衣鏡映出這一對優鬱的人兒的鬚容是：男子臉上有「沒奈何」的神氣。女子嘴角浮着勝利的微笑。

「怎麼你仍是這幾句話？」丙軟弱地企圖抗議了。「桂，那些話從你的嘴裏說出來，多少總有點不相宜罷？」他慢慢地撫弄桂的頭髮，接下去說：「你怨我變了心，你怨我沒有從前那樣的待你親熱，你甚至說我已經十分討厭你；桂，你這些猜測究竟對不對，我不願意多分辨，但是桂，你也得自己知道你近來確已變了，大大的變了。你是一天一天的肉感化，一天一天的現實化，一天一天的粗淺化，哎，桂，你是太快地進了平凡醜惡的散文時代了。」

回答是長聲的游人的魂的冷笑。

「男女間的關係應該是『詩樣的』——『詩意的』；永久是空靈，神祕，合乎旋律，鉅傷風雅。這種細膩纏綿，詩樣的感情，本來是女性的特有品。可是桂，不知你怎地喪失了這些美點了；你說你要『實實在在的事兒』，你這句話，把你自已裝扮成十足的現實，醜惡，散文一樣；——用正面字眼來說，就是淫蕩……」

丙的議論不得不由途停止了。小小的清脆的「拍」的一聲，報告桂的肥手掌正落在丙的嘴唇上，而且乘勢提着那兩片紅脣，不讓牠們互鼓勵了。丙似乎突然一驚，但隨即坦然自若地

把眼光斜到右邊，看一下書桌上的玫瑰花；他心裏盼望有一場惡鬧——一場可使他們倆不能再晤見不好意思再晤見的惡鬧，同時却亦未始不感得溫軟的胸脯的慰貼又是難以割捨。徘徊在這矛盾的情緒間，他不敢正視桂，只偷偷地向大衣鏡瞥了一眼。然而大衣鏡中映出來桂的面容，並沒生氣；她反而得實地笑着，更緊緊地抱住了丙。她很嫵媚然而又威嚴地說：

「不許你再開口了！爲的，你才會說謊。」

「什麼謊？可是你也不能不承認你近來自己的變相！」

「你說的什麼變相，我不承認。我只知道心裏要什麼，口裏就說什麼。你呢，嘴裏歌頌什麼詩樣的男女關係，什麼空靈，什麼神祕，什麼精神的愛，然而實際上你見了肉就醉，你顛狂於肉體，你喘息垂涎，像一條狗！我還記得，就同昨天的事一樣，你曾經怎樣崇拜我的乳房，大腿，我的肚皮！你的斯文，清高，優秀，都是你的假面具；你沒有胆量顯露你的本來面目，你還想教訓我，你真不怕羞！」

又意外地笑了幾聲，桂突然將丙推在近旁的沙發上，自己就跨坐在他膝頭。她的眉梢泛起了兩片紅暈，她的眼睛有些潤溼。這在平時往往會引起丙的興奮，但現在則桂的一番話似乎很傷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身受着這樣肉感的女性的愛撫，並不覺得愉快，反像是被侮辱

了似的。他很想發作一下，然而沒有足夠的勇氣；她只好委屈地忍受。

這種神情，自然躲不過桂的銳眼；她勝利地笑了起來，又輕聲說：

「你們男子，把嬌羞，幽媚，柔媚，諸如此類一派的話，奉承了女子，說這是婦女的美德，然而實在這是你們用的香餌；我們女子，天生的弱點是喜歡恭維，不知不覺吞了你們的香餌，便甘心受你們的宰割。在學校的時候，老師們也教導我們要知道嬌羞，幽媚，柔媚，我崇拜這三座偶像，少說也有十年，直到兩個月前纔被你打破了！你……」

「我？我打破了你的？」

青年丙急口插進來分辯。他真心確信並沒做過這樣的事。桂俯下頭去在丙的嘴唇上輕輕地咬了一口，同時長眉毛一挺，格格地鬚笑着說：

「還不是你麼？如果我那時不破那三座偶像，我，一個體面人家的寡媳，怎麼會倒在你——一個寄住在寒裏的少年的懷抱呀？你，聰明的人兒，引誘我的時候，惟恐我不淫蕩，惟恐我怕羞，惟恐我有一些你們男子所稱為婦人的美德；但是你，既然厭倦了我的時候，你又惟恐我不怕羞，不幽媚柔媚，惟恐我纏住了你不放手，你，剛才竟說我是淫蕩了！不差，淫蕩，我也承認，我也毫無羞怯；這都是你教給我的！你敢說知道：春快樂的權利是神聖的

，我已經遵從了你的教訓；這已成爲我的新偶像。在這新偶像還沒破壞以前，我一定聽住了你：『永不放手！』

更沒有回答了，和她們宣言一致，桂現在是取了更熱烈的旋風似的動作；使青年丙完全軟化，完全屈伏。

黑暗漸漸從房子四角爬出來，大衣鏡却還明晃晃地蹲着；照出桂的酡紅的雙頰和着勝利之光，也照出丙的力表哈氣的微現蒼白的嘴角。

五

電燈亮時，青年丙頹然躺在床上，光着眼看帳頂。苗條身材的女子已經去了，然而書桌角上，和玫瑰花並排地，還留有一方淺綠色的印花手帕，很驕蹇地躺在那裏，似乎就是女主人的代表，又像是監視青年丙的坐探。

多色的輕煙和飄浮無定的金星，尚掛在青年丙眼前，像東洋式的煙火。他覺得身下的床架還是在漸漸地漸漸地向上浮；他又覺得軟癱無力的四肢還是沉浸在一種所謂暈眩的奇趣裏。同時也有個半自覺的意令在他的酣醉的膠膜上掠過，比從前何如？近來他每次和桂有了沾染時，總忍不住要發生這個感想——妥當些說，是追問。他在暈眩的奇趣中也常常半意識地

「這樣自問。然而每次都使他出驚的，是永不會有否定的消極的答案。他委實找不出理由來說今不如故；他不能不承認每次的經驗都和第一度同樣地甜美，同樣地使他酥軟，使他沉醉。所不同者，第一度時還有些新鮮的驚喜的探險的意味，因而增加了說不明白的神祕的美感。這在第二度時已經褪落至於幾乎沒有，現在則自然完全消失了。每次追想到這一點，他總不免有些惆悵；他稱這第一度爲「靈之顫動」，稱以後的爲「肉的享宴」。

「再給我一次靈之顫動罷，——如果能夠再有那樣一次，夠多麼好！」

這樣的話，青年丙也曾對桂說過。現在他已經企圖要在表妹處覓取所謂「靈之顫動」了，但是間或想起了桂不無默然的時候，他仍舊自以爲假使桂能夠給他「靈之顫動」像第一度那樣，或者他未必「多此一舉」，再舍近而求遠罷。

青年丙的眼光落在書桌角的玫瑰花上；一陣惶惑的情緒在他兜上心裏了。玫瑰的蓓蕾好像就是表妹的笑靨；而花柄上的刺，也彷彿就是表妹笑中的譏諷。他趕快轉過臉去，暗暗吐了口氣。「我的行爲是不道德的麼？他忍不住自問。他的在此等時的第一念大都是屬於桂，他覺得既然已經全心全意愛着表妹，就不應該再和桂有往來；仍舊接受桂，便是欺騙了桂。——以前的事，自可不論；但現在還和她沾染，至少是太欺負了她罷？」青年丙十分真誠地懺悔

此時他不但沒有憎恨桂的意思，反倒可憐她了；他痛罵自己是墮落到極頂的懦夫，他承認自己的作度是兩面欺騙。

他自暴自棄似地翻過身去，把臉孔對着牆壁。他的心頭像是壓着一塊鉛；他的眼睜有些紅了。他痛苦地承認，像他這樣的人，果然不配愛表妹，也不配被桂所愛。他認識了自己是如何的脆弱；沒有向善的決心，也沒有作惡的勇氣。他直覺到自己將來的不可避免的失敗；他恍惚看見表妹冷冷地掉頭自去，他又看見桂怒容鼓指向着他。

青年丙忽然一跳，兩眼睜得大大地，什麼幻象都沒有了。他慢慢地用手背來拭去了額上的幾滴冷汗，較為鎮靜地反省着。暫時怔了半晌，空蕩蕩地毫無或念；然後他拾起了愁思的端緒。他從桂的「怒容鼓指」想到了桂近來的情意以及他自己對於桂的態度。他在心裏分辯說：「空前愛她，現在不愛她，這在道德上成何問題？說是現在既不愛她，就不應該再和她有沾染麼？不錯，然而她自己要來苦苦地纏住我，又有什麼辦法？說我擁抱她的時候却在想念別人，便是欺騙的行爲麼？但與她却賴有此欺騙而感到快樂呢！如果能使人幸福，便是欺騙也該不算壞事罷？而況不是我居心要欺騙她。這是她迫得我不能不欺騙呀！」於是青年丙覺得眼前一亮，心頭也輕鬆了許多。他翻過身去，突然那點點照眼的玫瑰花東又引起了他的不

安；一大串問題像亂箭似的攢在他心頭了：「可是這豈非成了欺騙表妹麼？這該不會使表妹也感到快樂罷？欺騙在桂那方面，即使不算是壞事，但在表妹這方面，至少不能算是好事罷？」於是他覺得已經損害了表妹的什麼權利；似乎他從表妹那裏偷了什麼東西轉給了桂了。

他反覆自問，又自己作答；他剛以為自己的一切行動並沒損害了誰，但轉念一想又覺得這實在是主觀的自解嘲，別人家決不會如此存想的。再過一會兒，他又勇敢地確信自己的不錯，並且以為別人的如何看法是大可不管了。他迷惘地機械地想着，儘繞着一正一反的圈子；直到後來不再能思索，只有「正」「反」兩個觀念在腦膜上霍霍地閃爍。

忽然彈指聲輕輕地從門上來了：輕輕地，然而像地震似的撼動人心。青年丙趕快跳起來開了門。門外是一片黑暗。對照着房裏的光亮，使這門口宛如個無底的深洞。頗長的一個白的人形，直立在黑洞中央，凝然不動。青年丙驚愣了幾秒鐘，便悄悄地上前一步，牽引那白的人形從黑洞口到光線下。他的全身細胞都在快活地發跳，然而他的舌頭總伏着不敢搖動；他疑惑只是一個快意的好夢。

默然相對了半晌，這是他先掙扎出一句話：

「桂奶奶！聽候您的吩咐！」

回答是幽然的一聲低嘆；可是長眉毛梢也淡淡地引起了紅暈了。

這都像電流那樣快，那樣有力，通過了青年丙的全軀，從腦海以至最渺小的腦神經纖維，都在發震，都在冥冥中跳躍。他伸出左手去輕輕地圍繞了她的腰；他畏怯地企圖要使那軟綿綿的突的只有一層輕紗覆蓋著的胸脯貼到他自己的心頭；他的被肆意騷擾了的眼睛看見無數小金星從她的眉目間，鼻孔裏，口輪邊，乃至頸際鬚梢，泡沫似的浮出來，飛滿了空房子。他又看見同樣的泡沫在他自己身上迸射出來，也耀着金光。然後他又聽得轟轟的管弦和鐵鑼的金鼓在不知什麼地方響出來，也充滿了空房子。

「生命的舞蹈呀！靈魂的舞蹈呀！」

在陶醉中，他這樣想。然而他也沒有忘却問一句要緊話：

「白天我已經失望了！你是那樣的峻拒？」

「你怨不怨？」

「但現在是成多於怨了。」

他不知道怎樣纔能表示他的感激，他的愉快，他的興奮；他發狂似的汲取感官的快樂。然後，在旋風樣的官能刺戟的頂點，他忽然像跌入了無底的深坑……

他驚跳着醒過來，第一眼便看見並非地蹲在書桌角的綠手帕和玫瑰花。他呆呆地望了半晌，然後低聲嘆一口氣。他想：「便是好夢，也去得太匆匆！不可再得的靈之顫動，只能在正夢中再現了；然而夢亦去的太匆匆呀！」

夢中的詩樣的情趣，金色的泡沫，全都消散了，只有灰暗沉重的現實，壓在他心靈。

四

「玫瑰花束已經萎了，綠手帕依舊並排地蹲在旁邊。再過去是一封已經撒開了口的信，很催促沮喪地斜躺在左側，似乎不會受到任何樣的歡迎。」

房裏沒有人。太陽從西窗裏進來，獨自在花籃單上跳舞。

忽然房門輕輕地開了。青年丙昂起了頭進來，頗有些自得的神氣。他剛從一個朋友那邊來，帶的半天歡喜在心裏。朋友是舊同學，現在正當「裘馬輕肥」，對青年丙說了許多「借重」的話。論到用世的才調，青年丙是當仁不讓的；現在他向大衣鏡立正，對鏡中人微微頷首一笑，便宛然是橫縱掉圓，手揮目送，風雲兒的姿勢。他看着鏡中人的挺得直直的胸膛，便想到朋友身上的斜皮帶。他扭轉身子向左向右顧盼了一會兒，他忍不住那躊躇滿志的歡笑浮上眉梢。

然而他的眉頭修地皺緊了。他看見那影子似的苗條女子的面容又出現在鏡子裏了。她又跟着釘着來了！青年丙盛氣轉過身去，斜眼瞭了一下，摹仿他的朋友看勤務兵時的神氣。

「愛，何必生氣呢？也犯不着生氣呀！」

意外地俏媚溫柔的口吻使他臉上的皮不得不放鬆了一些些。雖然此時他有老朋友的一番「信重長才」的話頭在心窩支撐，因而也就出奇地鎮定些，但是慣了的惟恐又被抓住的畏怯，又已經像薄霧似的展布開來了。

「我是來請罪的。我今天想明白了。丙少爺，直到今天我纔明白呢！」

接着是極嫵媚地一笑。青市丙茫然無緒地看着她。

「昨天我說了些什麼話呢？我真是發瘋罷？那些話，都不是我應該說的。現在我明白過來了。我是個「未亡」人，「沒有什麼活人的快樂幸福可說的；可是，丙少爺，你給了我一個月光景的快樂。這大概已經是太多了。再不知足，再要釘住你，就是太不自量了罷？今天我是想明白過來了。」

現在青年丙的臉紋完全扁平了。一絲的慚愧，從他心深處搖曳而上，漸漸到了腦膜，可

是未及在兩頰上表白出來，就被老朋友的「借重」格住了，並且慢慢地被壓了下去。

「哦，哦，那個——」

他只能含糊地回答；看着桂的發閃光的圓臉和烏溜溜的俏眼睛，便覺得更其迷惘。難置答詞。同時，那種意外遇赦的驚喜交併的情緒，確也壓住了他的舌頭。

「所以今天我是來請罪。今天是最後一次到這房裏。今天，再讓我最後一次叫你丙；以後是——仍然是丙少爺了。我也希望最後一次聽你叫我桂。」

聲音是簡直有點迷人了。過去的最珍貴的時間，突又復活在青年丙心上了；他又看見金色的泡沫從桂身上翻騰着飛出來，他又覺得自己全身的細胞都在跳動了。他轟地繞住了桂的細腰，把嘴湊上她的。

「不，不；不能再這樣了。已經太多了！」

桂扭轉頭去說，同時披開了腰間的丙的手臂。

「這也是最後一次都不行麼？」

青年丙頰着聲問，依舊把手纏到那熟習的腰間去。他心裏的感想很複雜，但沒有一個浮現到他意識上，所以他只是單純的跟着血的衝動。

「自然不行！」

「一次也不能再多麼？」

「已經嫌太多時，便是半次也不行！況且，你如果看向了桌子上的玫瑰花是什麼人的，那就知道半次的半次也不能再有了。你看，玫瑰花已經焦了；你不應該讓牠們枯死的呀！」

「很敏捷地脫離了丙的扭纏，桂斜倚在門楣，把右手托住了下頰。她的胸脯微微波動，她的眼睛有些紅，她的小嘴唇却變了白。這一切，青年丙都沒注意到。他的眼光正跟着桂的話聲轉到書桌角，於是那個怪可憐相地躺着的信封映進了他的眼簾。他立刻認出這是表妹的信！他攔了過來時，看見封口已破，便不自覺地舉眼望着桂一瞧。

「丙少爺，再會了。」

桂異樣的笑了一笑，就和影子似的退出房外，隨手將門帶上。

一個感想恣意地在丙心上閃動。他恍然於桂今天的態度轉變的原因了；他斷定是桂先拆開了他的信，他又斷定是信中的消息使桂不得不放棄了死纏住的妄想。對於桂的竟去，他原有些分不捨，然而亦未始不感到釋去重荷似的爽快。他微笑着抽出信紙來，看了兩行，忽然臉色變了。信是很簡短：

「哥哥：明天要跟父親到北平去了。行色匆匆，不能面辭爲歉。請你也不必來送。因爲從此別起，就有許多事要辦，並且還有幾處地方要去辭行。」

袁妹唇。」

信箋是掉落在地上了，青年丙默坐在床上，癡癡地看着大鏡子。

鏡子映出房門慢慢地開了一條縫，注的惡意的但是迷人的笑臉，端端正正嵌在縫中間，對着床上瞧。青年丙像觸電似的直跳起來，一步跳到門邊，想捉住了這迷人的笑容。但是門已經關了。只有吃吃的鬚笑聲從關進在房裏，這笑聲像一條軟鞭，一下一下的打在青年丙心窩，他再不能支持了，腳下一挫，就讓書桌抵住了背脊。

房門又意外的很快地關了。同時房裏的電燈也亮了出來。桂莊嚴地站在門框中，電燈光落在她的頭髮上和嘴唇上，閃閃地耀着。電燈光又透過了薄紗，映出一對熱透櫻桃似的乳頭的顫動。

「什麼時候也到北京去呢，丙少爺？」

回答是撲到門前抱住了她。這一回，她並沒拒絕，只是屹然立着，臉上冷冷地沒有一些表情。青年丙不覺蹙然垂下手去。

「散文該不再是你所希罕的罷？我也不想再演喜劇做丑角呢！」

隨着這冷冷的聲音，桂靈飄然去了。

青年懊喪地把兩手掩了面孔。他不知道怎樣纔好，他覺得地板在他腳下搖動。然後，一個新理也撞上了他的心。他慢慢走到大衣鏡前，立正，兩眼疾向前一望，便很神氣的舉手到額角，行一個軍禮。他似乎是第三者的評判人，對鏡子裏的自已微微一笑，「尙稱滿意」地點一下頭。同時，從他的嘴角流出了下面的幾個字：

「還不如到老同學處，幫他的忙罷；那便是『史詩』的生活呢！」

沈從文

傳略

沈從文的生平，略見於其妹沈岳晴所造沈從文——我的二哥一文中，「我們姊妹一共有九個，我是最小的，二哥是第四。因為把姊姊除外，單算哥哥，二哥在第二。我們皆生長在湖南四邊境，一個約有三千人家的小城裏，那是一個野蠻的地方，山是高山，水是澗水，草木都會整人，一到了夜裏狼就從城牆缺口處爬進來吃小豬，各處都可以遇到蜈蚣同蛇。地方險，正時方開闢的，名鳳凰，別名懷寧城，到革命以後，現在名鳳凰縣。因地方偏僻，屯戍地方，綠營制度，所有居民，除少數紳士與少數江湖賣布人以外，其他每戶皆有子弟入兵籍。地方多畜民，近邊邊，故從他處成來的我們祖先，母系與胞，附中苗族已經有二次；第一次為曾祖母，姓劉，第二次為祖母，也姓劉。因地方習慣，二哥在十二歲時，小學沒有卒業，就到營務處去受初期軍事教育，約十七個月。聽說那次成績不壞。到後，因為好賭，好送學，好同人在大舞頭毆鬥，野性難馴，家中母親認為體面無希望，十五歲時二哥就以補充兵名義，隨軍外出，在軍隊中過胡塗放蕩生活約兩年。到後升了印書，姓又離開軍籍，在沈州，為一厘稅收捐員，每天到各處查商稅自審事情，常常碰壁，一年後，仍轉入軍中，隨軍過川東。離開隊伍往北原時，二哥年止二十歲。那時櫻，說就是從一個印刷工人方面讀了報紙，以及特務之類的東西，知道了世界的闊度與生活的深度，引起了向不可知的一個世界走去的欲望。但是到北京後，一切失敗落到這個人身上了，因此一切凡是可以用安撫希望這些東西了。家中自然對這行事毫無辦法，那時住在北京的他，寫信回家說就是「不久將返廣東。但稍後，寫回家的信，却說：有報

這就夠惹我的文章了，有五毛錢一千字的報酬。」在另外一個位上，他說：「這也新的奇可從我有了生氣。」不過在總寫五角錢一千字稿以後，他仍然因為不能生活逃到國外一次，可是時間很短。到後在「五洲副刊」與沈雁冰南方寫小說，現在則將小說到小說月報，每月五日由上海發表。另外把創作單編印行詩，到十八年底止，約計有四十七種，其中有十六種尚未出版。他今年是二十八歲。」

作品

氏的作品極多，坊間已印行者有畏葸，什因夜間，仙鬼，劍子手，鴻子，第二個佛手，市集，書格，好管閒事的人，阿靈統中編遊部，老實人，以飯後，畫畫日記，默言日記，不死日記，梁子須知，兩夜，神風之愛，一個天才的隨筆，雜話。

我的教育

沈從文

這是我住在一個地名槐化的小鎮上的回想。我住在一個祠堂戲台的左兩樓上，一共是七十個人。

牆上全是齊藥，就知道這地方也駐過軍隊。軍隊與齊藥有分不開的理由，這不是普通人所明白的。我們的隊伍裏，是有很多朋友也彷彿非常愛在背上貼一齊藥；到另一時又把這齊藥貼到牆壁上的。他們——尤其是有年紀一點的伙夫，常常挨打，或搬重東西跌壞了腳，閃扭了腰，所以齊藥在他們更是少不了的東西了。

我們每兩人共一床棉被，墊的是草，上面有蓋的，下面有墊的，不濕不冷，有吃有喝；到這裏來自然是很舒服的生活了，所以大家都覺得很滿意，因為一切東西是團上供給的；鋪板是新的，草是乾淨的，棉被是從人家鄉下人自己床上取來的。

排長早晚各訓話三次，他是早把這門體面的訓話背熟了多日，當到司令檢閱時也不至于出笑話的。排長訓話有三點，說是應當記清：一，不許到外面調戲別人婦女；二，不許隨便

整人東西，三，不許打架鬧事。我早就把這個記熟了。至于他們，我不敢說，我是明白有些人的嗜好。

二

整理了一天的住處，用稻草蓋，樓上的霉氣居然沒有了。

今天有人在牆壁裏檢得三塊錢，用紅紙包好，不知誰人所放，得了錢不報告上去，被知道了，繳了錢，還接捺到階前打了三十板。這人很該打，得了橫財他就想隱瞞。排長說，這錢應當大家公分，是天所賜。錢少，不便分攤，所以晚上買了豬肉大家吃。被打的那人他抖氣躺到上床上不吃，很好笑，你不吃，也仍然是挨打了。照理他應當抖氣吃得比別人更多。

軍人講服從，不服從就打，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精義。

有許多人是因爲聰明，不容易使排長生氣的。其實那有甚麼奇怪，常常同排長喝點酒，排長還好意思打人罵人嗎？

因爲薰房有惡氣味，就邀人出到街上去看。我不知道憑甚麼理由我們會駐紮到這地方來。這里街只是一條，不是逢場日子連買湯圓也買不出。街上太骯髒了，打豆付的鋪子，臭水流滿了一街，起白色泡沫，起黑色泡沫，許多骯髒灰色鴨子，就在這些泡沫裏插進了牠的滾

紅色長嘴，順東西吃。全街只有一個藥舖，兩家南貨舖。他們插國旗是歡迎我們的，國旗的綉虎同中國任何地方一個樣子。我們來清鄉，先貼了半個月告示，再經過團上派人打鐘通知，大家是知道清鄉對他們有益了，所以才把國旗掛出。

我今天到街上時看到一個吹噓哪的人。他坐到太陽下，晒太陽取暖，吹他的噓哪，小孩子許多圍到看。他的噓哪吹得不壞，很有功夫，我以為是討錢的，覺得我有慷慨的必當了，丟了點錢，大家笑了。原來是他在那裏引小孩子們，并不要錢。不要錢了我看比我平常有耐心去做的事還久。這地方小孩子都很瘦，好像有病，也是平常的事；我看到許多地方小孩子全都不甚肥壯。

街上冷靜了，幸好，打聽得出有酒喝。逢場或者好一點。我們想吃肉是非等到逢場不行的。昨天吃的是二十里外來的肉。

三

排長頭一天說，軍人要早起，我就起得很早。

今天點名，凡是不起床的全都罰跪，一共跪了十九個，一排跪到那大殿廊下，一直到九點鐘，太陽照到這些的闊肩背，很可笑。排長看到了這一羣矮子也笑。跪夠了到吃飯時大家

又咳嗽。

我們大約還要一些日子才下操，因為還沒有命令。既不下操，又趕得早，怎麼辦？打霜了，很像十月天氣，穿了我們的新棉軍服，到後山去玩，是很好的事。到了後山才知道這地方不錯。地方人家少，田畝多，無怪乎有匪，不過我們還是不見土匪的，大約他們聽說開來的軍隊很多，槍上刺刀放光，嚇怕了，藏到深山中去了。我想過一陣我們會排除到各處打土匪的，那自然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碰不到匪，總可以碰到圍剿，圍剿是專為辦軍隊招待才要的。

到溪邊，見到有一個人釣魚，問他一天釣多少，他笑。又叫他，才明白他是沒有事做釣魚玩的，因為一天魚不上釣也是常有的事。快到冬天了，魚不上釣。想不到是這鄉裏還有這種瀟灑的人。我也就想釣魚。

早上這地方空氣新鮮。

回到營裏，吃過早飯，無事做了，班長說，天氣好，我們擦槍。大家就把槍從架上取下下機柄，旋螺絲釘，掙了槍筒，穿過繫有布片的繩子，拖來拖去，我的槍是因為我担心那機線會為我拖融，所以只擦機柄同刺刀的。我們這半年來打槍的機會實在比擦槍機會還少。

。我們所領來的槍械好像只是爲擦得發亮一件事。

在太陽下擦槍是很好的，秋天的太陽越來越可愛了。

有些人還在太陽下翻錢，倦了就睡，全很隨便。

因爲擦槍，有人就問排長，「大人，甚麼時候我們去打土匪？」排長笑，他說，「好像近來這地方是沒有土匪。」

如果是沒有土匪，駐到這地方過一個冬天，可真使人罵娘了。我們是預備來實習在××所學的「散開」、「臥下」、「預備放」，「衝鋒」，種種事情的。沒有土匪同甚麼人去實習這件事？

四

今天送場。想不到這地方也會這樣熱鬧。

我們有肉吃！用開差時從軍需處領下的洋磁小碗，舀湯喝，我全到了張口大笑的時代了。

早上有訓話，告我們不許學人家東西不把錢，不聽命令，察出了，打五百。訓話一場大家都到街上玩去了，各人都小心到五百的一個數目，很守規矩。記到這訓話輕輕的罵娘的也

有人，但這些人我相信都不忘記「五百」那數目，不敢生事，不過，見到東西，要買了，他們總只要一半價錢，因為「五百」搖頭不答應，到後送同樣價錢却得了一倍東西，這件事情責任可不在兵士了。

場上各樣東西全有買賣，布匹，牛羊肉，油鹽雜貨，嘉湖細點，紅絨繩子，假寶石鑽，全都不缺少。又有賣狗肉的，成陸賣，價錢比××賤許多。我們各人買了二十文冰糖合到口中，走到各處看熱鬧。

這地方雞種極好，兵士們都買雞喂養，作鬥雞，又買母雞，預備生蛋孵雞。

逢場藥舖生意也忙了，我站到那藥舖門前看了半天，檢藥的人真不少。這舖子一見我們站到門前，就問我要膏藥不要，有新攆的奉送。他以為凡是兵士屬上全應貼一張膏藥，一點不明白什麼人才用得着那方塊東西。

在場上隨意走去，也很看了一些年青女人，奶子腫高，長眉毛白臉，看了使人舒服。

好像也有人乘到逢場擺賭的，因為恐怕司令部官長在那裏，所以不敢去看。到夜裏，才知道桌子是由副官處包辦抽稅，一張三串，一共是得錢四十餘串補充營攤分了九串，錢不多，分下來不成數目，仍然不分，留到下場買肉吃。

五

不逢場，街上是不值得來去了。

在廂樓上白天睡覺的人很多。

我不出門，就到戲台前同人數木雕浮刻故事，到後借司務長的筆畫了一張趙子龍單騎救主的畫，做到那木雕，很有神氣，我把牠貼到牆上，被他們見了，大家都請我畫一張。我對這件事自然不推辭，一張包片糖的粗草紙，我也能夠畫出一張張飛的臉。

這祠堂裏他們都說有鬼。他們又說鬼是怎樣多，照規矩在某處某處都有，不過這些人沒有話說，所以找出這些來說說罷了。我們中間是沒有一個人怕鬼的，許多人吃過人肝人心，當菜炒加辣子下酒，我雖然只有資格知道這一件事，不能下箸，但我們這樣的人那里還有怕鬼的閒心？但因為火夫同吹喇叭的號兵愛聽故事，所以大家常常談鬼。

住到這祠堂裏幾天來我們的事可以列表記下：一，點名（不到則罰跪），二，吃飯（菜蔬以辣椒為主體），三，擦槍，唱軍歌，四，各處地方去玩，撞一點小小亂子（譬如打別人的狗一陣，礙別人的雞一陣。）這日子將過去去有多久，我們中間是無一個人明白的。我們來到這里究竟還要做些什麼事，也無一個人明白的。因為我想明白這事，就同到幾個人去問軍

法長，軍法長也不知道。他說：「我知道什麼是清鄉呢？我只會審案，用大板子追取口供。」這軍法長是我們頂熟的人了，他就只能告我們這一點事情。

因為每天的輪流是由團上送來，由副官處發下，所以到了這里有一件難得的事，就是不必像在××時每天晚上得聽到司務長算火食賬的吵鬧。司務長無火食賬可算，所以乘成天醉到樓梯邊，曾有兵士用脚在他肩部踢過一下，第二天也不會被處罰，真算是一件奇怪的事。

六

我們的司令徒設在後邊，無事兵士不到裏面去。今天不知爲甚麼有六個人被派往裏面去。我因爲同軍法長是熟人，就混了進去，到了裏面，才知道團上送土匪來了，要審問了，所以派人進來站堂。

送土匪是已爲我們知道了的，土匪送來時先押到衛舍，大家就爭去看土匪，究竟是什麼子。看過後可失望極了，平常人一樣，光頭，藍布衣襟。兩脚只有一隻左脚有草鞋，左腳上大約是被捉時受了一棒，路路發腫，他們把他兩手反細，又把繩端細在衛舍屋柱上。那人低了頭坐在板凳上，一語不發，有人用手捺他他也不動，只稍稍避匿，不知道在想些什麼心事。

不久就坐堂審案了。先是看回上稟帖。問年歲姓名，軍法坐堂中，戴墨晶眼鏡，威武堂堂，旁邊坐得有一個錄事，低頭錄供，問了一陣，莫名其妙那軍法就生氣了，喊「不招就打！」于是那犯人就爬到階下，高呼青天大人救命。于是在喊聲中就被掙着打了一百板，打過了，軍法官也稍稍氣平了。

軍法說：「他們說你是土匪，不招我打死你。」

那人說：「冤罔，他們害我。」

軍法說：「爲甚麼他們不害我？」

那人說：「大老爺明見，真是冤罔。」

軍法說：「冤罔冤罔，我看你就是個賊相，不招又爲我打！」

那人就磕頭，說：「救命，大人！我實在是好人。是罔上害我。」

軍法官稟帖，想了一會，又喝兵士把人拖下階去打了一百。

到後退堂，把人押下到新作的牢裏去，那牢就在我住處的樓下。這漢子一兵被打了五百，到底是窮下人，元氣十足，受得苦楚，還不承認。我想明天必定要殺了他，因爲罔上說他是土匪，既然地方有勢力的人也怕他，就應當殺了。我們是來爲他們地方清鄉的，不殺人自

然不成事體。大家全談到這個人可以殺了；對於這人又像全無仇恨，且如果說到仇恨時，我清楚有許多人甚願意把上司也殺了的。只覺得是土匪就該死，還有人討論到誰是頂好的劊子手的事了，這其中自然不免阿其所私，因為劊子手可以得到一些賞錢。

兵士中許多人都覺得明天要殺人，是有趣味的一件事；他們生活太平凡單調了。要刺激，除了殺頭，沒有算是可以使這些很强的一羣人興奮的事了。

晚上到衝舍時，看到有人在劈大竹子，劈了又用刀削，說是副官要他們預備毛竹板子；才能對付得下，這地方土匪極其狡猾，用平常打兵士的板子。是對付不下那些東西的。是的，一點不錯，這地方人都似乎很强壯，并不比我們兵士體格瘦弱，要他們招出一些他們不知是犯罪的事，不重重的打怎麼行。他們有時被打還不喊，蠻子！

七

我又看到審案，一切情形同昨日一樣，所不同的只是打的數目。時間是早上，板子的確是新東西了，喊堂時，一個兵士嘩的把一束毛竹板子丟到地下，真很有些嚇人。犯人只再加三百，就招了。他照到軍法意思說了一些軍法所要明白的話，當天錄了供，取了指模，又把他丟到牢裏。

我們以為今天會要殺人了，都彷彿有一種歡喜。

不殺人，在戲樓上無意思之至，就到山後玩了半天。

今天兵士也有被打軍棍的，是因為他們打了架。他們一天甚麼事也不能作，打架實在也是免不了的事情。不過平常打打鬧鬧，不要到動刺刀流血的情形，也不甚麼要緊，這些人是打了架明天也會好的，軍人中脾氣是這個樣子。到因為兩人打架被罰相對立正一點鐘，兩人就都抱怨自己的粗鹵了。

不過因打架到革除也有的，我晚上就夢到我自己被革，先夢到同××打了一架，隊官就把我們革除了。

八

我到修械處玩了半天，看他們做事，幫到他們扯風爐。

他們那些人，全是黑臉黑手，好像永遠找不到一個方便日子去用肥皂擦到臉上頭上的。

他們那里一共是六個小孩子，同到在一處做事，另外一個主任，管理到他們工作的熱情。孩子們做事是有生氣的，都很忙，看不出那些小鬼，臂膊細小如甘蔗，却能夠揮大鐵錘在砧上打鐵。他用錘，用鋸，用鑽孔器，全是極其玲巧。他們又會磨刀。他們一面說笑話一面還

做各種事情，好像對於這工作非常滿意，且有過十年以上那種習慣。

修械處方面，使我們對他們也覺得羨慕的是他們那好主任，主任每天用大煨缸煨狗肉牛肉，人人有分，我們新兵營裏的人可沒有這種福氣。營長同隊官是也很能喝一杯的，可是不能請客。

他們約了我下次吃狗肉，我答應了。

我們今天又擦槍。

下半年從修械處出來，走到衙頭，看到有兵士從石門方面押解人頭來部，每一個腳色肩揀人頭兩個，用草繩作結，結成十字兜，把人頭兜着，似乎很重，人頭一共是三担。爲看人頭就跟到這些人頭担子回營，才知道這是駐石門剿匪砍來的。這不是匪頭，那是我們不明白的事了。

這東西放在副官處，圍攔來看的人極多。到後副官說，應當掛到場頭上去，明天逢場示衆，使大家知道我們軍隊已在爲他們剿了匪，因此我又跟到他們去看，直到看他們把人頭掛到發字紙塔上委式端正以後，才回大營。

又到場期，精神也振作起來了。

大清早就約了幾個不曾看到昨天人頭的兵士去欣賞那奇怪東西。走到那里時，已有一些兵士在那里看。人頭挂得很高，還有人攀上塔去用手搥那死人眼睛，因此到後有一個人頭就跌到地上了，見了人頭大眾爭到用手來提，且爭把人頭拋到別人身邊引為樂事。我因為好奇就踢這人頭一脚，自己的腳尖也踢疼了。

今天半日時，那關閉在牢裏的土匪被牽出到街頭當路大橋上殺了，把頭砍下，流了一坪血，我們是跟到那些護圍的兵士身後跑到了刑場，看到一個劊子手用刀在那漢子頸項上一砍，嘩的一聲，又看到人倒下地以後再用刀割頭的一切情形的。大家還不算覺得頂無趣味，是這漢子雖不唱歌不罵人，却還硬硬朗朗的一直走到地。到了地，有人問他「有話沒有？」他就結結巴巴說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他只說這樣一句話，即刻就把頸項伸長受刑了。

如我能夠想得出這些人為甚麼懂得到在臨刑時說一兩句話，表示這不示弱于人的男子光榮氣概，又為甚麼懂得到跪在地下後必須伸長頸項，給劊子手一種方便砍那一刀，我將不至于第二次去看那刑事了。

這人被殺大概也不甚麼很痛苦，因為他們全似乎很相信命運。是的，我們也應當相信命

運。今天他們命運真不怎麼好，所以就這樣辦法了；我們命運同那個人相反，所以我們今天晚上就得肉吃。

看過殺人回到營中的我們，所討論的還是那漢子的事，我們各人據在草上，說了很長久的時間，又引申說到另外一些被殺的故事上面，在兵士中是很少有像我那樣看見淺識的。他們還從今天那漢子下跪的姿勢中看出這命運不好的漢子做匪無經驗的地方，因為如果作匪多年的人，他應當懂一切規矩，懂到了規矩，他下跪時只應屈一隻腿，或者有重傷則盤膝坐下，因為照這辦法到頭落地以後死屍才可以朝天仰睡，仰臥到地上對於投生方便，說了二十年又是好漢那樣慷慨決絕的壯語，却到頭不懂這些小事，算不得完全脚色。兵士們是每一個人皆有許多機會看到殺人，且無有不相信這仰臥道理的；兵士被殺都很明白那種體裁，縱缺少這知識臨時也可以有熟人相告。

十

一個團總又同了二十個親信，押解一羣匪犯來了。「該死的東西」一共是六個。審訊時有三個認罰，取保放了。有三個各打了一頓板子，也認了罰，又取保放了。聽說一共罰了四千人，那押解人犯來的團總，安頓在司令部喝酒，出門時，笑迷迷的同我們兵士打招呼，好像我

們同他新拜了把子。

我聽到一個兵士說這是一種籌餉的最方便辦法。這人叔父是那軍法長，所說的話必定不會錯。聽到這個話，我心想，這也真是方便事。我們駐到這地方，六十里附近一共是一千多人，團上供給的只是米同柴火，沒有餉大家怎麼能過年。人人都說軍隊駐防是可以發財的機會，這機會如今就來了。有了機會，陰慶賀歡喜，無事可作了。不過也想到這些人他會恨我們這隊伍。不過就是恨，他們也沒有什麼辦法的，不甘心罰錢，我們把他捉來就殺了，也仍然就完事了。

今天落了雨，各處是泥漿，走到修械處去玩，仍然扯爐，看到那些比我年紀還小的工人打鐵。打鐵實在是有趣味的的事情，我要他們告我使鐵淬水變鋼的方法，因為我從他們處討得了一枝鋼鏢，無事時將學打鏢玩。我的希望自然不必隱瞞，從兵士地位變成俠客，我自己無理由否認這向上的欲望。

晚上睡得很晚，因為有兵士被打五百，犯了排長訓話的第一項，被查出，執行處罰。軍人應當服從，錯了事，所以打了。這人被打過了就只伏在鋪板上哼，熱人各處探尋草藥來爲他揉大腿，到後排長生着氣往營長處去了，大家都覺得無聊。但不久全睡着了，那被打的

兵士似乎也睡着了。我還不能睡好。想到軍人應帶服從，記到那兵士呻吟。

十一

約定了分班出到外面溪裏去洗衣，在家洗了一會衣，就在溪裏罵國語澆水。因為又是好天氣，真想不到晴朗，天氣一好，人人都天真許多了，有一個第八班的伙夫，到後被殺之家在很好的興趣中按到水裏去了。這個人從水中爬起，衣褲全濕，哭到營裏去時，沒有一個人把回營的處罰放到心上。

我洗了衣，又約同了三個兵士到殺人的地方去看，屍首不見了，血也為昨天的雨沖盡了，在那橋頭石欄干上坐了半天，望到澄清的溪水說話不出。我是有點寂寞的。因為若不是先見到這里殺了一個人，這時誰也看不出這地方有人伸長頸項，儘六刀那麼很有力的一砍的事。

他們殺了人，他們似乎即刻就忘記了，被殺的家中也似乎即刻就忘記家中有一個人被殺的事實了，大家就是這個樣子活下來。我這樣想到時心中稍稍有點難過。不過我明白這事是定不易的。雖然劍子手回營時磨刀，夜裏且買了一百錢紙為死人燒焚，但這全是規矩而已，規矩以外記下一些別人的痛苦或恐怖，是誰也無這義務的。

這地方似乎也有讀書人，也有紳士。不過一個讀書人，遇到兵，打他的嘴，他也是無辦法的（紳士平時就以欺侮平民爲生活，我們就叫他的款，他也只有認罰，不敢作聲。）打讀書人當然不是這地方的事，因爲這裏的我們不想打誰，只是很平凡的活着，不打仗，脾氣是沒有的。我相信在惡蓋的社會中聰明也無用處。

十二

昨晚有人請班長到營長處去說，讓我們也來時點錢，不幹無事做了，很不容易過日子。營長說，好，你們隨意玩玩，只是不要在部上面弄出大數目的檢贏，還有，不許吵鬧，不許辱罵。我們也一一答應營長了。從此我們多有了一項消遣。

說是不許到大數目，但早幾個伙夫把半年來積蓄下的幾塊錢，在第一天就輸光了。這伙夫是受受貼膏藥的人，胸口上我總見到他有一塊東西。輸了錢，問他胸口怎麼樣，還意思是笑他必痛不心痛，他一生氣笑，說，運氣不高，所以失手。這些人只有上了四十歲的年齡的，看到那種蠢樣子，使人覺得好笑以外的憐憫。他們真空，全是小孩子。

伙夫薪水每月三元，除伙食一元半，剩餘一元半。他們把半年的來所蓄輸到一晚的牌九上面，輸光了，第二天又仍然一到東方發白就搵了火桶到井邊去担水，單單我們這裏這個人

的數目也就很不少了，照例又是這種人有乾無慮，他們實在就特別給了許多機會讓別的兵士行使欺騙。

望到他們搽水，使性把水桶同到其他水桶相碰，有說不出的風格到我的心上。

我是不賭博的，只看，也很有趣味。先是賭精，已因為一次教訓把賭戒去了。

我每天買二十文冰糖含到口中，近來已幾幾乎成爲習慣。

今天又送來了兩個匪犯，在我買糖時候遇到，我就問那賣糖人，是不是這地方被這些匪搶劫過。那個人搖頭，他告我匪是在有一個時候遍地都是的，因為有些時候他們做土匪的機會比做平民的機會多一點。我不懂他說的「機會」，但看那個人是不會說謊話的，我也彷彿就懂了。

夜裏審訊土匪我不去看，到後聽說用鐵杠把一個年青一點的兩隻腳全扳斷了，就知道這人必定又是後天的貨。每一場殺一個人，是可以使他們鄉下人明白我們來到這里爲他們剿匪，并不白受他們供給。

十三

今天又送來七個。

大家似乎都很歡喜，因為這些土匪由圍上捉來，一讓我們分別殺戮或罰款，并且圍上對土匪徒的家事全很清楚，不會遺漏也不會錯誤，省事許多。

我呢，可不管這個。這些是軍法的事，照例他們應當比平時忙碌了一點，這些有知識同有名分的人，爲了籌案，烟也吃不成了。我呢，自己到修械處打鐵，玩車盤，在鐵板上鑽眼。我的興味就在這些事情上面。殺人時我固然躲到去看。有熱鬧我總在場，可是我對於土匪的拷打是不發生興味的，我對於殺人也沒有他們盼望的殷勤。一遇到送來土匪審訊時，大家就爭到鞑板子準備，一聽到殺人，大家就爭作護圍兵，真是奇怪。他們實在是無事情可作了，他們就不能不找出一些事情。

我今天被修械處一個小工人引到了一個新鮮地方，是去稍遠傍山一個鑄鐵廠。那裏大鐵爐高約兩丈，成水的鐵汁從爐口流出時放大白光，真是了不得的壯觀。那工人比我多懂許多，他能分別鐵礦，他知道鑄鐵成爲熟鐵的方法同理由，又能夠自己動手揮錘。他每月口糧是四塊六，還能把積下的錢請主任寄回家裏去；家裏有綢緞布。他的年紀比我還小，只十三。再過兩年到我年紀時，他可以有八塊錢月薪了。

鐵廠真是一個好地方，到了那裏我知道許多事情，幸虧是好人，各樣全好，我說的幸虧

就是那修械處小工人的名字。

十四

今天殺四個：全輪到那橋上，使來往過路的人也不能走路了，大家全從溪上游殺水走過。望到那些人一見血就搖頭的情形是很有趣味的。連場殺了這些人，真是趁熱鬧。血從石罅流到溪裏去，橋下的溪水正是不流的水，完全成了血色，大家皆爭伏到欄干上去看。

今天殺人，司令部的副官，書記官，軍法，全到看。他們實在太沒有事情可作了，清閒到無聊，所以他們從後門趕到橋上看，那軍法還掣得是一枝水烟袋，穿長袍，很跑了一些路。

大家全佩服劊子手的刀法，因為一刀一個，真有了不得的本領。這個人是衛隊的兵士，把人殺完了，就拿了刀大踏步走到場中賣豬生肉屠桌邊去，照規矩在各處割肉，一共割了七十多斤肉，這肉到後是由兩個兵士用大扛抬回營寨的。這規矩我先是只聽人說到，在前清就有了的，上場大約也割過了，今天我才親眼見到。這肉雖應歸劊子手一人所有，到後因為分量太多了，還是各處分攤，司令部職員自然有分，我們也各有分。

吃晚飯，各人得肉一大片，重約四兩，不消說就是用那殺人的刀所割來的肉了。吃到這

肉時免不了仍然講到殺頭的話，一面佩服劊子手的填沙刀法，一而也同時不吝誇獎到把頭二伸長了被殺的那一位。這又轉到民族性一件事上來了。因為如果尋別地方的人，對於死，總缺少勇敢的接近，一個歐巴巴的填頭龜，尋縱有快刀妹脚色，也不容易奏效的。這一點，××地方才匪真可佩服，他們全不把嘲笑機會給人。

因為有肉，喝了些酒，醉了三分的，免不了有忽然站起用手當刀拍的砍到那正蹲着喝下的人頭後的事。被砍的一面罵娘一面也掙扎起來，大家就揪到一處揉打不休。我們的班長，對這完全無節制方法，因為到了那時節，他自己也正揪一個伙夫過來試試了。

殺了一個人以後，他們大家都俊是過癮，醉酒飽肉，其樂無涯。

十五

我一個人懷了莫名其妙的心情，很早的又走到殺人橋上去看。我日到的仍然尋四具死屍。人頭兵已被兵士們拋到田中泥土裏去了，一旦屍骸附近不知是誰悄悄的花大清早燒了一些紙錢，剩下的紙灰似乎尋平常所見路旁的藍色野花，作灰藍顏色，很淒涼的與已凝結成黑色藥塊的血跡相對照。

即看了一會死屍。又看了一會橋下，才返身。

我計算下一場必定仍然至少還有四個，因為五天內送四個匪來是可能的，並且現在牢裏就還留得有三個，聽他們說是有兩個本應昨天殺掉，因為恐怕下場無人殺，所以預備留到下場用的。

十點鐘排長集合，說了許多我們要愛國保民的話，同時我們在大坪裏扯嗓子唱新的軍歌，歌中意思是「同胞同胞，當愛助，當攜手，向前走。」我們一排人興奮得幾乎作了一點鐘遊戲，大家全歡喜得很，因為我們從××開拔，到如今已經有二十天不作遊戲了。雖然許多人已是板父親的年紀了，對於玩，還是很需要的事，他們心上全是很天真！

想起隊中的話語，我好像很有感慨。在一隊中我們真是很關愛的，被打了就代為找藥，檢光了就借錢版本，有酒全是大家平分，有事情也是大家爭去做。只是另外的，我們就不問了。別營的事我們是也常常無理由去過問的。誰也不明白這理由，誰也不覺得這理由一定有明白的必要。

今天有人被值日副官罰跪到殿前，頭頂清水一梳，水潑到地則所謂不算。大家苦這伴事才感生興味，引為笑樂，都說虧副官想得這樣好主意。副官聰明是也只能在這些上顯出的。此外也不過同我們一樣吃飯睡覺罷了。

「我們全靠這樣天真樸實的騙騙。」

十六

我到修械處吃狗肉。把狗肉得到了，放到爐上燒，皮燒焦以後，才同辛壽擊到溪中去刮，刮乾淨了又才砍成小塊加作料安置到煨缸中去煨。狗肉煨缸挂到打鐵爐上，一面做事的仍然做事。到下半年，七個人就享受了。小工年紀雖小，得了好主任的訓練，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能避到狗肉缸邊喝四兩醃咧的燒酒，喝了酒就隨便說一點瘋話，譬如「今天非……不可！」「一定要同那水牛打一架！」那麼彷彿非常決絕的話。大家且在這話上互相嘲諷到關于「貧」的問題。貧其實是完全無用處的東西，青年人，肚中有了酒，要發散，所以才提到這無用的東西。大家還把某一類地道的象徵名詞解釋了若干用處，這用處多半是從一個伙夫或一個馬夫方面聽來，結果還是唱唱「大將南征」的軍歌各人拿起傢伙到廚房洗灑去了。

主任好脾氣，幾幾乎使我也成爲修械處工人。

假若我作了工人，我對於使用一切器械是毫無問題的。我且能像那些小子一樣在那作上發現大的趣味。我將成爲一個很好的工人，十年後也仍然還在那些地方做我的工。

十七

早上點名特別早到，制服整齊，被嘉獎，心裏很快活，回到別人在壞坪裏搨了一點鐘。我們全都像需要一點分發沉重的東西壓到肩才容易過日子，我雖不一定是這樣的人，但另外一些蠢漢子，是沒有工作生活就不能短促的。天氣又太好了。我們想找一些事做，今天才到隊官去說，大家請求出去放槍，看看在不有土匪在附近騷擾。這隊官是我的一個親戚，他常常用親戚的名分吃過我的冰糖。他回答我們說，

「放槍是派的，不是請求的。」

「那我們請派出去。」

「一羣獸子，派出去幹嗎？有土匪，團上會爲我們搨好送命的，要我們去捉捉得到嗎？」

「我們做什麼？」

「你們擦槍罷。你看。天氣多好！騎驗委員快要來了。若看到你槍上刺刀不發光，那

不是笑話麼？」

「什麼時候委員就來？」

「快了罷。我聽他們說快了，等我們清了一會鄉就來看成績。」

「可是我槍上退子鉤也被我擦小許多了，我不再做這種蠢事。」

「你以為這是整事，只你一個人以為——」

「不是整事，我也不擦槍。」

「那就隨便玩玩也好，只是不能到外面生事。」

隊長走了，仍然合了我的點糖在口中走去的。不能放哨，就只好照到隊官的吩咐，出去玩。我們今天就有七個人到那後山去砍柴，每人砍一些枯枝，又砍了一些小竹子，預備擊悶營來作簾，同時採摘了一些花，把花插到柴捆上面，一路唱軍歌回營。

我們的快樂是沒有人能用法律取締的，一直唱歌進到營裏，就彷彿從口塵遠地方打了驢仗歸來，把野花插到洋酒瓶中，這好好的安置到司務長篝火食賬的一個米桶上面去，到晚上，那花影映到美孚燈微光中，竟非常美觀。

在夜間我們營裏出了大事了，駐到後面一進左邊院子裏，有一個逃兵，第一次拐了槍械逃走，被捉到營裏，因為答應繳出三枝槍，就沒有照處治逃兵法槍斃，方便在將來追槍，留他到營裏住，如今又逃走了。這犯人我會常常見他，白臉高身材，為軍人中很難得的體面人物。他脚用鐵楗鎖定，走動時就踉踉的響，有時我們正擦槍，他也能得到方便出外面大坪來晒太陽，坐到石欄干旁向天空看雲影。這漢子存心想再逃走，在夜裏借故出營，由班上一

個火夫作伴，到修械處外面圍圍中大便，誰知候在門邊的火夫半天見無動靜，疑心了，就喊那人名字。喊了幾聲仍然無聲息，各處一望，人已不見了，火夫嚇慌了，就大聲的喊出來，「逃脫驛子！」，「逃脫驛子！」，一直從修械處喊出大堂。那火夫是苗人，聲音宏亮不凡，全營爲他這聲音皆震動了，大家全摸丁槍向外面集合。我正在修械處同辛壽做鐵哥，用鎗挺鑽納小竹筒中，以爲設計把箭鏃放在緊緊的囊上以後，遭到虎豹時，一放就可以打中虎眼。從別人所學到的白玉堂的身分上，我就現了一些我也不缺少成爲溫英雄的氣質，就非常有興趣的研究這鐵哥。先是聽到有人從外面走過，很平常，以爲這完全是不知節制吃多了一點的人物大便，可是到喊「打脫驛子」，我們忙隨了那苗人到外面來，那苗火夫經營兩耳根一掌，打得路路清醒了，他說「羅什長逃走了」。大家明白事情只是那逃兵又逃了，放了心，什麼人說「逃」追去「許多人就想擊了槍向外走。還有些喝醉了酒的也偏左偏右擊了一把刺刀走下樓來了，另一種混亂又不成樣子。

到後園去看，人是從土牆上爬過，還留下一些痕跡，毫無疑義人已向後山躲藏了。又不久，我們就分頭擊了火把器械去後山追尋了。每一個草堆全用長矛搜索過了，每一株大樹全有人爬上去找尋過了，還是沒有那白臉長身材漢子的踪影。那營長，因爲這犯人是已經判決

，只因爲繳贖的原故所以看管到本營的，即刻把賞號懸出了，捉到活的賞三百，我出死的賞兩百，好像全爲了這個賞格數目的原故，平時辦公事具結造表冊的師爺，也有舉了燈燈同長矛四處找尋逃犯的，但無論如何搜索，顯然那漢子已即刻離開這山中，走到別一處去了。

我們被分派每廿人一組，到各處野路上去攔阻遺逃兵，因爲算定了這漢子縱逃走也只能取那幾條路到別處去，就把一百四十個人分配了七組去攔截這一個人。我同我們一班上的人派過名叫江口的二條小路上去，因種種雅測途路是必然取的一條路。即刻預備了草鞋，費了槍彈，向指定地點出發，七路中我們算是第四路，今夜是再不能在新吊架裏睡覺了，即刻我們就在路上了。大家對於這件事感生那麼興味，是三百元一個錢目罷了。我們是並沒有覺得非把這漢子頭顱切下不可的，我們同小無友誼也同時缺少仇怨。我們雖不能明白這漢子所取的方向，又不能明白這賞格究竟是不是一面實在數目，可是總以爲若果逃兵由自己發現，當是一件有趣味的事。一面是明白那漢子有腳鍊繫下面，縱走也去不很遠，一面又是恃人多手中有武器可以制人死命，所以我們一點也不以爲這是無意思而且危險的行爲。

在路上想，三百元這樣一個大數目，是一個兵十五年的餉份，一個火夫十年的口糧，氣運一來，豈不是用槍刺那麼隨隨便便一挺，或者向路旁草深處一埋就可得到麼？我們所有的

人真全在這一個人身上做着好夢的。

只有今夜我才知道我們世界上同黑暗在一塊的人事。

十八

逃兵捉回來了，如所意料總路，走得是第四路。但我們却與這運氣無分，因為那人還比我們所猜想不胡塗，先是他想從江口過××，到後好像有意要作成另外一些人，本應一直與我們碰頭，却自說臨時變計向大寨走了。這人是大寨那一路捉回的，比我們轉來遲了四點鐘，人捉回時浮腫的臉更加蒼白，他仍然站到那坪中，太陽下向陽取暖，腳鐐已斷了，據說是先在營中鎗斷用布片包好的。我們望他他也望我們，大約也看出我們因他一走全個晚上狼狽的情形了，就在見連長時說很對不起連長同諸位兄弟。到後為營長審訊，又向營長道歉說：對不起營長。

營長說：「羅，你又回來了，我以為你聰明，第二次總不會再同我見面了。」

那漢子想了一會，說：「這是一定的。」

營長說：「我本來想救你，所以答應繳槍，就不砍你的頭。你真太聰明了，見我對你好，你就就喜逃。你是逃過了，這是你歡喜的事，你大約不歡喜挨打，讓我打你一頓看看。」

這漢子當真就被打了一頓，被打完了丟到土匪牢裏去。這漢子一溜一拐走到牢邊時，進牢門還懂得先用背進牢的方法，我才問別人，知道這人還作過一次大奇。

吃過飯，各人爲晚上辛辛苦苦了一晚，正好到床上草中做夢，忽然吹了集合號，排隊站班，營長演說。營長說，司令部有命令，把羅××殺了。不到一會這漢子就被他那同營的兵士擁到平時殺人的橋頭，把一顆頭砍下了。

「他拐了槍，就該殺，不殺他，還想逃走，只有把他頭砍下一個辦法了。」這是營長演說的話語。

殺人時押隊的就是他平時同營吃飯下操的兵士。大家都只明白這是軍法，所以到時當創「子手也自然有人。殺過這人以後，大家看熱鬧的全談論到這個人，人是太英雄了，「出門唱「歌」，「眼不失色」，不駭罵官長，「臨刑頸頸硬朗」。大家還驚嘆他懂規矩，這漢子的確是難「竟到的」。

廠上營長從司令部裏領賞格下來了，分配的辦法稍稍出人意外，捉到這漢子的一組兵士得三分之一，其他出力人員分賞三分之二，大家對這支配皆無話可說。得賞以後，司務長成爲兌換鋪的人物，即刻就有許多人很暢快的在草席上賭起牌九來了，這些人似乎全都對於非

夜的行爲感到滿意。

我不明白他們爲甚麼出三百塊錢(這樣一個大数目)一定要把那漢子捉回來的理由。捉回來就殺了，三百塊錢就賞給出力的人員，大家就拿這錢賭博，這究竟是爲什麼事必須這樣做，營長也說不明白。因爲在訓話裏他并不解釋這必須「理由」。

一切彷彿都是當然的，別人的世界，我們的世界，永遠全是這樣。

十九

今天又發生了新事情，第十四連(就是那看守羅什長的一連)有三個兵士被審訊了，各人打了五百，收進牢裏，是因爲查明有縱罪人逃走的原故。他們因爲是朋友，所以那樣作了，我們因爲不與那人相識，就仍然賭了「天錢」。那三入還應當感謝長官，因爲照規矩他們也有死罪。也算是「氣運」罷。在軍隊中我們信託自己還不如信託命運，因爲照命運爲我們安排下來的一切，是連疑問也近于多餘的。一個火夫的身軀常常比我們兵士強壯兩倍，同時食量同粗負也超過兩倍，他們就因爲什麼不懂才有這樣成績。我們縱非懂「唱歌」「下操」「喊口號」「行禮」種種事情不可，不過此外的東西，我們是不必去懂的。我們若只有機會看到我們的幸福，我們就完全是幸福的人了。

「打死他罷，」像這樣的意思，在那三個兵士的連裏，是應當有人想到的。這以為打死也不算過分的，必定就是那些曾經為一些小數目的債務，或爭一枝晒衣的竹桿，吵罵過嘴的人。小小的冤仇到某一時就可以牽連到生死，這是非常實在的。我們在××時遭遇到一件事體，就是一個兵士半夜裏爬起來把切菜的刀砍了同班的兵士七刀，頭臉各處全都砍到，到後兇手是被審訊了，問他為甚麼這樣粗魯，隨意拿菜刀砍人，他就說是因為同伴罵了他一句醜話。這是不是實在的供詞？一個熟習我們情形的人，他會相信這供詞的，所以當時軍法也相信了。那人定了罪。從這些小事上別的不能明白，至少可以瞭然那地方的民族性，凡是用辱罵的字言加在別人身上，是都免不了有用血去洗刷的機會的。不過另外的事我也來說說罷，就是我們的上司，不需要任何理由，是完全可以隨意對於兵士加以一種很妙的辱罵的。每一個上司對於罵人總像不缺少天才，從學校出身的青年軍官，到軍隊以後是最先就學到罵人的。被罵的兵士有一種規矩是不做聲。但過一會不久，兵士一有了機會，就又把從上司處所記下的新穎名詞加到火夫的頭上了。火夫則只能互相罵罵，或對米桶，水缸，湯杓，痛切的辱罵。照例被罵的自然沒有做聲。

埋屍什長是營長出的錢，得了賞錢的也有到那死人面前燒紙的。屍骸到晚上才許收殮。

今天有兩個兵士因爲賭博打了一架，到後各到遠長處去打一頓板子。我先以爲這些人在晚上會又有發生上面說到的兇案了，不拘是誰在半夜三更爬起身來摸到了菜刀，血案就發生了。不過我完全錯了，他們到晚上仍然是在一堆賭牌九，且把挨打這一件事當作一個笑話討論了許久。真是有些福氣的人，爲他們擔心是白擔心了。

二十

今天落雨，打牌的就都在營裏打牌，非常熱鬧。

二十一

又落雨、打牌的也還是打牌。

二十二

還是落雨。

二十三

雨落了一連三天，一院子泥濘。担水的火夫大清早赤脚板在泥中走出走進，口中還不停嘍不止。早飯前許多人皆很無聊賴的倚伏在樓欄欄干上看院中落雨的景致。雨已不落了，一個高身子師爺，披長襪在長廊廊下畫符；用黃紙書；到後且口咬雞頭，將血傳到符上面。他

原來正在爲昨天受傷那三個兵士治病。我們隊伍中是不可少了這樣人物的，有兵士被刀殺傷了，打傷了，或者營長太太有了病，少爺失魂夜哭，都不是軍醫的事，却非師爺畫符不可。這師爺若缺少課本領也還是不成其爲師爺的。大約「軍師」就指得是這樣人材，道人材的養成一半是天生一半還是由于地氣，因爲彷彿有三個全是××地方的人。望到師爺畫符的神氣，彷彿看到青烏亮再生。

看老師爺畫符，自己也來學習，用從書記處討來的公文紙頭，隨意揮灑而成，且把這個東西也貼到床頭去，說是可以辟邪；就是我在下雨的這一天，事了。

我這符是到後又悄悄的貼到了一個火夫背上的。這火夫我們一到有機會就爲他畫一點點子，或者把一個蘿卜包上就醃東西給他吃，到被哄傷心，或吃虧不了時，就荷荷的哭一陣，哭聲元氣十足，大家聽這哭聲以及欣賞那姿態，都似乎很有興味。這漢子年紀是三十七歲，命好的一定作祖父了。他哭了，或者排長走來，找一些稀奇的話語一罵，或者由兵士中捐出一點錢，塞在他的手心，不久就見到這漢子用大的有黑毛的手背擦那眼邊，聲音也沒有了。這漢人，看來好像可憐極了，但苦思我們還有「憐憫」這種字樣，就留到另外一些事情上用。方便中，他們是常常在喝半斤酒以後，走到洗衣婦人處說一點野話，或做一點顛乎撒

野的事情的！他們用不着別人憐憫，如世界上許多人一樣。火夫這種人，他們到外面去，見了可以欺侮的人，并不把他們穿灰色衣服的權利喪失。他們也能在買菜時賺點錢，說點謊話，再向神賭一個不負責任的咒，請神證明他的老實。他們做事很多，但吃東西食量也特別大。總之這些人的行為，皆是不可原諒的行為，所，挨打的時候比旁的人總多。在情緒上像小孩子，那不過是伙夫一類人，就是年紀再大一點的何達長，也是一個樣子的。做錯事情被打了就哭，賞一個錢就又拭眼淚做醜樣子笑，五十歲年紀了還有童心，賭博一輸就放賴，這樣人還不止一個的。

天氣是使人發愁的天氣，我不能出去，就只有到修械廠代管工人扯爐。把大毛毯放到爐上炭火中，一面說話，一面身對風箱，用兩隻手向後奔，到相當角度時又將身體向前傾，爐火為空氣所逼，發臭氣同紅光了。鐵棍紅了，一個小孩子把鐵用鉗取出，平放到鶴嘴砧上，于是兩小孩就揮細把鐵錘，錘打砧上的熱鐵，錘從背後揚起，從頭上落下，着鐵時便四方散邊鐵花。主任坐到舊槍筒的堆上，居高臨下，監察一羣小孩子作工，又拿在炭火萬等良唱本書念給大家聽。主任的書已唱過多日了，故事小孩子全能背誦如流，主任還是一面看，一面唱，一字不苟且的混過。間或有什麼人來到修械機處了，有事同主任商詢，主任也還是用

唱歌的章法同來人談話，正像這個人成天吃酒不醉，却極容易醉到他自己的歌聲裏。

我在扯破厭煩以後，是也常常爬到過鐵堆上玩的。我愛這一屋子裏全身，煤烟亂鐵鏽的人，也極歡喜那些「三角」、「長方」、「圓條」硬梆梆在的大小鐵器。還有那沙澀，有狗肉香狗肉，無狗肉時煎豆腐干也仍然不缺狗肉香味，不拘挂到什麼地。我總能發現牠。

談到天氣，幸這些他們是沒有兵士們那樣發愁的。天氣冷他們生活越痛快，一是吃肉的機會多，一是做事，在大冷天，我們營裏火夫穿厚棉軍服望匪役人談，幸他們一定還是赤裸裸露出又小又薄的肩膀做事，他們身上好像成天吃狗肉也仍然沒有脂肪的積蓄，但每一個人身體的健全，則彷彿把每人拿來每天飽打一頓以後，發放雨露中雨點鏡也不至于傷風。

明天是瑪期，應當早早的睡，所以凡是不要在夜中醒錢的，全都很早就睡了。

夫婦

沈從文

住到××村，以為可以從清靜中把神經衰弱症治好的瓊，有一天，正吃到燒飯，對於她於注意到自己飲食的居停，所辦帶血的炒小雞感到束手，忽然感到有人在外面喊，說是「去看看去，捉到一對東西！」喊的聲音非常急促，真如出了大事，全村中人皆有非看不可的聲勢。不知如何本來不甚愛看熱鬧的瓊，也隨即放下了飯碗，手拿背竹筷，走到門外大塘邊看熱鬧去了。

出了門，還見到人向瓊跑，且急急地語給路人，說，

「在八道坡，在八道坡，非常好看的事！要去，就走，不要停了，恐怕不久會送到園上去！」

究竟是怎麼會事他是下語分明的。惟以意猜想，則既然是人人皆想一看，自然是一件有趣味的消息了。然而在鄉下，甚麼事即有趣，想來是容易使城中人明白的。

他以為或者是捉到了兩隻活野豬，也想去看看了。

隨了那一旁走，路一旁與路上人說話的的某甲；脚步忽忽過了一些平時所不經過的小山路走去，轉灣後，見到小物上人的羣了。人的羣莫名其妙地包圍成一團，究竟何事是甚麼事還是不能即刻明白。那某甲：彷彿極其奮勇的衝過去，把人用力掀開，原來這聰明人看到羣也跟著看，以為有應當把鄉下事情給城中客人看看的必需了，所以排除了其餘的人。鄉下人也似乎覺得這應給外客看看，着忙各閃開了。

一切展在眼前了。

看到所捉到的。原來是一對人，把看活野豬心情的羣分外失望了。

但許多人正因有環來看，更對於這事本身多一種趣味了。人人皆用着彷彿「那城裏人也見到了」的語氣，互相作着會心的微笑，還有對了他近於奇怪的洋服襯衫感到新奇的鄉下婦人，作着「你城中穿這樣衣服的人也有這事麼」的疑問。環雖知道這些鄉下人望到他的髮，望到他的皮鞋與起綾的薄絨褲，所感生興味正不下於纏縛着那兩人的事情，但仍然走近那被繩細的人面前去了。

到了近身邊使他更嚇，原來所縛定的是一對年青男女。男女皆為鄉下人，皆年青，女的在衆人無憐憫的目光下不作一聲，靜靜的流淚。不知是誰把女人頭上插了極可笑的一把野花

，這花兒幾乎是用簾綉到頭上的神氣；女人頭略動時那花兒即在空中搖擺，如在另一時看來，當有非常優美的好印象。

竊到這情形，不必說話事情也分明了，這是屬於年青人纔有的罪過。

某甲最聰明人，見到這「客」，卻仍然來為瑣碎這事。事情是這樣：有人過南山，在南山物裏，大草叢旁發現了這一對。這年青人不避人的大白天做着使誰看來也生氣的事情，所以發現這事的人，就聚了附近的漢子們把人捉來了。

捉來了，怎麼處置，捉的人可不敢查了。

既然已經捉來，大概回頭總得把鄉長麻煩，坐堂審案，這事人人都這樣想。為甚麼非一定捉來不可，被捉的與捉人的兩方面皆似乎不甚清楚。然而屬於流汗喘氣事自己無分，卻把人捉到這裏來示衆的漢子們，這時對女人是儼然有一種滿足，超乎流汗喘氣以上的。婦女們走到這一對身邊來時，各用手指刮臉，表示這是可羞的事，這些人，不消說是不覺得天氣好就適宜於同男子作某種事情為應當了。老年人則看了只搖頭，大概他們都把自己年青時代性情忘掉，有了兒女，風俗一頂的言語是有提倡的必需了。

微微的晚風刮到她的臉上，聽到山上有風吹的，接頭望天，天上有桃紅的霞，他心中就

「說到風光若是詩，必定不能缺乏一個女人。」

他想試問問被纏縛定如有所思進了頭那男子，是甚麼地方來的人，總不是造孽。

男子先氣頭已見到漢的黑色皮鞋了。鞋不是他所習見的東西，雖不忘眼前窘境，也仍然肆意欣賞了那黑色方嘴的皮鞋一番，且出奇那小管的體過了。這時聽人問他，問的話不豫審判官，就這頭來望演。人並不認識，但這人已看出這人是與自己同情的人了，把頭略搖，表示這事的寬抑。

「你不是這地方人麼？」

這樣問，另外就有人代為答應，說決不是。這說話的人自然是不至於錯誤的，因為他認識的人比本地所住人還多。尤其是女人，打扮的樣子不到本村年青女人相同。他又知道全村女子姓名的。但在還沒有來到以前，已經過許多人詢問，皆沒有得到回答。究竟是什麼地方人，那好事的人也說不出的。

頭又看看女人。女人年青不到二十歲，一身極乾淨的月藍布衣裳，臉上微紅，身體碩

風姿不羈。身體的軀有略與普通鄉下人兩樣處，這時雖然有流淚，似乎全是為了惶恐，不是為羞恥。

懷疑心或者這最兩個年青人背了家人的私事也不一定，總覺得這兩個年青人很可憐。他想知道如何可以設法讓這人離開這一羣瘋子進行。然而做后停主人的朋友進了城，此間因總當事人又不知是誰。并且在一般民衆前面，或者真會作出比這情形更惡毒的事也不可。這時這些人就並不覺得這等閒事的不合理。正這樣想已經就聽有人提議了。

一個滿臉痞道再加上一個大酒糟鼻子的漢子，像發了酒，把酒葫蘆放下來到這裏看熱鬧的樣子。用大而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臉一下，在那裏自言自語，主張把男女衣服剝下，一面拿刺條打，打夠了再送倒鄉長處去。他還以為這押處置是頂聰明合理的處置。這人可惜大聲的嚷着，擁護這稀奇主張，若非另一個人扯了這漢子的褲頭，指點他有「城裏人」在此，說不定把話一說完，不必別人同意就會做他所做的事。

另外有較之男子還另有切齒意義，彷彿因為女人竟這樣隨便同男子在山上好風光下睡覺，極其不甘心的婦女，雖不同意脫去衣褲卻贊成「搥」。

小孩子，聽到這話了，莫名其妙的好喜，即刻便競往各處尋找刺條，他們是另一時常常為家中父親用打牛的條子把背抽得太多，所以對於打賊打野狗野貓一類事，分外感到趣味了。

「瓚看到這情形太不行了：正無辦法。恰在比時跑來一個在行伍中出身軍人模樣的人物。這人一來蔣衆就起了感動，大家爭告給這人事件的經過，且各把意見提出。大衆喊這人作魏長，瓚知道這必定是本村有實力的人物了，且不作聲，聽他如何處置。」

行伍中人蔣仿在城中所見到的營官閱兵神氣，眉皺着，不言不語，只憂鬱而莊嚴的望着衆人，隨後又看看周圍，瓚也被他看到了，似乎因為有「城中人」在，這漢子更非把身分拿出不可了，於時小孩子與婦人皆圍近到他身邊，成一團，這漢子，就出乎衆人意料以外的喝一聲「站開！」

因這一喝各人皆踉蹌險險退避了。衆人都想笑又不敢笑。

這漢子，就用手中從路旁扯得的一把狗尾草，拂那被委屈的男子的臉，用稅關中人盤詰行人的口吻問道：

「從那裏來的？」

被問的男子，略略沉默了一會，又望望那條長的臉，望到這漢子耳朵邊有一粒痣。他說，

「我是察上的人。」

好像有了這一句口供已就夠了的魏長，又用同樣的語氣問女人，他問她姓。

「你姓甚麼？」

那女子不答，整頭望望旁邊的人的臉，又望望破。害羞似的把頭下垂，看自己的脚。脚上的鞋紐綫有雙鳳，是只有鄉中富人纔會穿的好鞋。這時有人在誇獎女人的脚的無賴男子，那線長，用同樣微帶輕薄的口吻問，

「你從那裏來的，不說我要派人送你到縣裏去。」

鄉下人照例怕見官，因為官與東面在鄉下人看來總是可怕的一種東西。有時非見官不可，而官斷案，也就正有靠這兇惡威，把仇人壓下的意思，所以單且怕走錯路，說進城，許多人就毛骨悚然了。

然而女人被綁到樹下，與男子纏在一處，好像沒有法，也不怕官了，她仍然不說話。

於是有人多嘴了，說「樁」還是老辦法，因為這些鄉下人平時愛說謊，在任何時見官皆非大板子皮鞭竹條不能把真話說出，所以他們之中記得捷昂頂方便的辦法，乘混亂中就說出

又有人說找磨石來，傾筐沉潭。這是恐嚇。

又有人說喂屎給男子吃，喂女子吃牛糞。這是笑話。

完全是這類近於孩子氣的話。

聽到這些話的男女皆不做聲，不做聲則彷彿什麼也不怕。這使練長激動了，聲音放嚴厲了許多，仍先用那先別人說的恐嚇話複述於女人，又俾說這完全是衆人意見，既然有了這反衆人的事，衆人的裁判是正當的，城裏做官的也無從反對。

女人搖着頭，輕輕的輕輕的說，

「我是從歸上來的人，過黃坡看親戚。」

聽到女人這樣說的那男子，也怯怯的說話了，說

「同路到黃坡。」

那問官就說，

「同途？」

「不是。是同路。」

在「同途」不「同途」的解釋上衆人皆知這是因爲路上相遇姑相好的意義，大家笑。

捏奸的鄉下人一個，這時從圍上趕來，正找不到練長，回來見到練長了，歡喜得如見大王報功。他用他那那路顯得滑的眼睛，望練長映着，笑謎謎的說怎樣，怎樣見到這一對

無恥的青年在太陽下所做的是。事情的希奇自然叫「青天白日」，因為青天白日在本村人除了做工都應當打聽，別的似乎都不甚合理、何況所做的事更不是在外面做的事。

聽完這話，練長自然覺得這是應當供衆人用石頭打死的事了，他有了把握。在處置這一對男女以前，他還想要多知道一點這人的身家，因為在方便中可以照習慣法律，罰銀人一百串錢，或把家中一隻牛牽到局裏充公，他從中也多少叨一點光。有了這種思想的他，就仍然在那裏訊取口供，不殫厭煩，而且神氣也溫和多了。

在無可奈何中男子一切皆不能隱瞞了。

這人居然到後把男子的家中的情形完全知道了，則誰也知道了，地位也知道了，家中人也知道了，得意的笑。誰知那被纏捉的男子，到後還說了下面的話。他說他就是女子的親夫，雖是親夫婦，因與新婚不久，同返黃坡女家去看岳父，走到這裏，看看天氣太好，兩人皆太覺這時節需要一種東西了，於是坐到那新稻草堆旁看風景，看山上的花。那時風吹來都有香氣，雀兒叫得人心曠，於是記起一些年青人應做的事，於是到後就被捉了。

到男子說完這話，衆人也彷彿從這男女中情形看出不是臨時匹配的兩個了。然而同時從這事上失了一種浪漫趣味的衆人，就更覺得這事非處罰不行了，對於罰款無分的，他們就仍

然主張撻了再請。漢長顯然也因這男子說出是異夫婦，成爲更澈底了的。

正因爲是真實的夫婦：在青天白日下也不避人的這樣做了一些事情，反而更引起一種只有單身男子纔有的憤恨騷動，他們一面想望一個女人無法得到，一面却眼看到這人的事情，無論如何將不答應的，也是自然的事了。

從頭至尾知道了這事的漢，先是也出於意外的一驚的，這時同樣長來說話了。他要這樣長，把這人放下纔是。聰過這話的漢長，回到漢與臉，大約是在估計漢是不是洋人的翻譯。看了一會，漢皮褲帶邊一個黨部的特別證被這人見到了，這人不願意表示自己是純粹鄉下人，就笑着，想伸手給漢。手沒有握成，他就在腿上摸自己那隻手，起了小小反感，說：

「先生，不能放。」

「爲甚麼？」

「我們要罰他，他欺侮了我們這一鄉。」

「做錯了事，陪陪禮，讓人家認路好了。」

那漢公子在衆人中說，「那不行，這是我們的事」。雖無言等但見到了漢在爲罪人說話的男女，聽到漢公子的話，就悶然和着，但當漢回過頭去找尋這反對的敵人時，漢公子把頭縮

下，蹲到人背後抽煙去了。

稽鼻子一失敗，於是就有平附和了瑣代罪人爲向練長說好話的人了，這中也有女人，就是非常害怕「城裏人」那類平時極愛說閒話的中年婦人，可以證之爲長舌婦而無愧的。其中還有知道瑣是誰的，就扯了練長黑香雲紗的衣角，輕輕的告練長這是誰。聽到了話的練長，點着頭，心軟了，知有鼓詐的事不行，但爲維持自己在衆人面前的身分，雖知道面前站得是老爺，也仍然裝着辦公事人神氣，說

「瑣先生您對。不過我們鄉下的事我不能作主，還有團總。」

「我去見你團總，好不好？」

「那也好罷，我們就去。我是沒有甚麼的，只莫讓本鄉人說話就好了。」

練長的狡猾，瑣早就看透了。說是要見團總，把事情推到團總身上去，他就跟了這人走。於是衆人閃開了，預備說路。

他們同時把男女一對也帶去了。一羣人皆跟在後面看，一直把他們送到圍牆院子前，許多人還不會散去。

天色夜了。

從圍總處交涉得到了好的結果，狡猾的練長在墳面前無所施其手段，兩個全青的夫妻糾手繩子在圍總的院中解股了。那練長，作成賣人情的樣子，向那年青婦人說，

「你謝謝這先生。」

女人正在解除頭上鄉下人惡作劇爲纏上的一束花，聽到這話，就連花爲墳作楫。這花她并不棄去，拿在手裏。那男子見了，也照樣作揖，但并不向練長有所照應。練長借故走了，這事情就這樣喜劇的形式收場了。

墳伴送這兩個年青鄉下人出去，默無言語，從一些這不散去守在院外的惡毒好事的人前過身，因爲是有墳的原故，這些人總不敢跟隨。他伴送他們到了上山路，站到那裏不走了，纔想到說話，問他們墳中餓了沒有，兩人中男子說到黃坡趕得及夜飯。他又告墳這裏去黃坡只六里路，并不遠，雖天夜了，靠星光也可以走到他的岳家。說到星光時三人同時望天，天上有星子數枚。遠出一抹紫，夜色美極了，就真適宜於年青男女們當天作可笑的事。

墳說：「你們去好了；他們不會與你爲難了。」

男子說：「先生住在這裏；過幾天我來看你。」

女人說：「天保佑你這好先生。」

那一對年青夫婦就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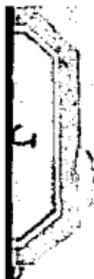
獨立在山脚小橋邊的瓊，因微風送來花香，他忽覺得這件事可留一種紀念，想到這拿在女人手中的一束花，燕遙的說，

「慢點走，慢點走，把你們那一束花丟到地下，給了我。」

那女人似乎笑着爲把花留在路旁；還在那裏等候了頃一會，見瓊不上來，那男子就自己往回路走，把花送來了。

人的影子失落到小竹叢後了，得了一把半枯的不知名的花的瓊先生，坐小橋邊，嗅着這曾經在年青婦人頭上留過很希奇過去的花束，不可理解的心也爲一種曖昧慾望輕輕搖動着。

他記起這一天來的一切事，覺得自己的世界真窄。倘若自己有這樣的一回太太，他這時也將有一些看不見的危險伏在身邊了，因此覺得住在這裏是厭煩的均方了。地方風景雖美，鄉下人與城市中人一樣無味，他預備明後天進城。



0000 \$1.00